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三

井　　學

疏

莊公 穀梁隱桓爲遠世定哀爲立世從莊至昭爲一世在立遠之間因有伯也故從莊至昭詞多同小有升降而已 疏 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子

元年 年表周莊王四年齊襄公五年晉緡公十四年宋莊公十八年陳莊公七年燕桓公五年衛黔牟四年蔡哀公二年鄭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杞靖十一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桓薨于齊難與內弒不同然其事相類故師段以爲說 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

也解在桓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春秋奔爲討賊明此方當屏之于齊不宜受其歸也孫同薨例日不日惡也又以明未歸

孫之爲言猶孫也据公孫于齊下書公在若退孫不自齊當者然

諱奔也言奔內遜之也【疏】奔與殺爲討賊詞于此言奔明得遜之也變文不諱此諱者有尊親之異

接練時禮十三月而練當至十四月乃練故曰接猶未至練也

錄母之變錄猶錄因變謂大故弒君之罪也謂討母弒也奔則爲討者緩追遯賊親親之義【疏】討賊爲嗣君首事練時期斷可以出討練則當于四月非首事之義若一春無事嫌正月首時故因接練時討之本未至魯以孫言者起討之故孫鄒同也昭奔言孫討夫人亦言孫美惡不嫌同文也

始人之也人謂貶絕其屬如路人卽不稱姜氏是也始謂首事以明法父尊母親討母以報父仇不以親害尊也莊知有母不知有父絕屬以明其討母紬私恩申大義也

不言氏姓据孫猶言氏姓言夫人無氏姓非夫人也

貶之也劉子云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疏】春秋罪重者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親至賤乎賤者也故有大故不奉天命者皆絕

其天倫用致夫人曰文無天是也殺二子言姜弑夫不書姜氏者弑夫罪重殺子也人之于天也君子畏天命以道受命傳曰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于人也君子畏大人畏君也以言受命傳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言何以為人又曰君子所存者命也疏人君也言命也春秋重命以君尊之也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春秋貴命以治臣而本天以治天子臣奉命于君君奉命于天天為君之主道為命疏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稱天王謂為天臣明當承天也稱天子謂天之子當順天也王至尊以天臨之如臣子之禮故傳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天子朝日用朝禮如臣子禮絕者如王言出宋稱公蒲社災是也傳曰文無天亦以天治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左氏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與傳同不用命者皆以人絕之謂以君命討之也疏傳曰桓無王也人絕以君討之不順君命之人以王命討之夫人不受命不言反言孫以王法討之得絕其屬不念母也臣子大受命天子為天之臣子當守道以奉天命諸侯為天子之臣子當奉言以順王命受命不背于道言大者春秋貴命義莫大於此疏董子順命篇曰人之於天

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天者其罪如此按傳義孤證董子說最明故附焉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形近易誤然天子大夫爲監於魯作逆者從至京師之辭也作送者從天子召而使之從京師至魯之辭也義實相通

單伯者何据天子卿有單子又稱字吾大夫据與內臣同事吾君稱我下辭之命乎天子者也魯見四監者單伯夷伯祭伯祭叔是也傳于祭叔又云天子之內臣所謂天子內臣即吾大夫命于天子之變文也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于方伯之地

疏公羊同魯為方伯天子命單伯為監食邑或單父與命命大夫故不名也傳曰天子大夫不名按王臣無論矣在外則祭仲原仲女叔皆此例自漢以後此說甚微疏天子大夫不名諸侯大夫命于天子者名氏並見命于其君者名而不氏為三等其不言如何也據逆于京師當如疑以天子召而使之故不言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據臣魯當言如為義不可受不言如便如私行非莊公所使亦以拒邪命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據天子嫁女禮得使諸侯為主為主則必先逆曰躬君殺于齊疏俞樾說躬君作君躬誤倒當使之主婚姻班氏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者婚禮貴賤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者謂天子卿不使列土諸侯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者諸侯親迎人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與齊為禮婚姻乃嘉禮新有父雖未出喪使與仇人為禮非正也齊侯內通女弟外殺人君法所當誅不討失道一為婚失道二使魯主失道三也其義固不可

受也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周使魯主昏邪命也以義言之當拒而不受故不言如使如天子大夫自私行逆王姬以辟莊公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于外當地不地而日外非外也非外而日外諱與齊爲禮外王姬不受邪命也不言如言于外不言齊侯來逆皆拒邪命使魯若不與其事者然

築禮也据本事築于內于外据主昏不能在外築非禮也据變其實而託于外知非典禮之正築之爲禮何也据變以合正諸侯館不須築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謂廟寢門出親迎出車嫁于諸侯必受女于諸侯禮也諸侯嫁女大夫則不出公門於廟則已尊禮天子適諸侯舍于廟若在廟則以天子禮待王姬之過尊非禮也○公羊作路寢失於寢則已卑寢公羊作小寢諸侯所居諸侯嫁女於敵國女自寢門出親迎者于寢相授若王姬於寢出則禮如內女天子女禮制異以諸侯禮待之過於卑不可也爲之築則不由廟寢出節矣班氏云改築必於城郭之內節謂尊不嫌于天子卑不嫌于內女有節度

也【疏】按以上同公羊築之外據失禮變宜得正變之正也左傳爲外禮也變者異於常禮正謂得禮意也【疏】魯莊忘仇親與狩郎無緣此時能築於外又有告于廟親迎之禮不能于野外行之春秋因其失正託言于外使齊魯不相交接若王姬過竟魯備館舍者然變接內之實事以求報仇之正道孔子曰因其事而加王心此之謂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據變而得正所變宜得禮築外失禮故兼舉以爲問仇讎之人齊侯也非所以接婚姻也魯主婚接接內謂齊侯來接公衰麻公在大祥內未出喪非所以接冠冕也冠冕諸侯冕而親迎也【疏】當時築于內莊親與齊侯相接行禮仇讎爲婚媾衰麻對冠冕大恥深惡不可以言王姬至魯外當有館因此託義使若未嘗至國言于外所以避莊公與齊接也○按以上同左氏公羊左氏各言一節傳乃全言之凡三傳說禮不同者多爲此例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據內己避公外王姬可言逆于外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齊侯實來來則接內雖館在外必有婚姻之禮且于外託辭諱莫如深故再沒其文也【疏】春秋已見不再見仇事數見者公已數與齊接辟使若不見故

隨事起義不一言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陳世家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諸侯日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疏魯為方伯例得七錫死而追錫是於七命外再加命也獨王者與國辭同春秋尊王王不日周而日王王如王人王正月是也舉國在諸侯為狄之在王為貶之追錫罪人以求婚於齊失孝子心亂先王之制大惡故去天也王莊王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諸侯初立朝王還圭天子使其襲爵命之以服此正也若有加天子進爵慶賞亦必在朝覲巡狩之時親受于王天子不使人往錫也

錫命非正也王制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疏禮當受命於朝來錫則輕髦王爵天子失尊與下聘同譏也

生服之死行之生服謂及身受錫行謂葬

墳墓如所命級**禮也**王制喪從生者【疏】禮祭從生者葬從死者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葬從死者也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時蓋錫命加葬桓公也

生不服死追錫之桓公惡人生不錫之死乃因欲婚于齊追錫惡人【疏】生爲方伯得服七命巳死追錫之是過七命矣逃制求悅于諸侯

不正甚矣班氏云春秋傳曰追錫死者非禮也大夫功成未封前從不得追錫爵之以其未當服膽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近養繼孝許慎引傳說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錫如有罪又可追討案甚之者愆七命一也未錫二也追錫三也桓罪人四也求婚五也故春秋去天以絕之也【疏】案左傳有追討之制罪大惡極生逃憲典死得加刑如戮崔子之館是也桓公惡人當在追刑之例傳但言追討此意在言外也至于小惡由生而定已死則從鬼道王法不更加故伐喪經所不許

王姬歸于齊

爲之中者歸之也據尊同言歸從魯辭與內女同也【疏】歸如專行辭絕齊侯不使來逆言歸明魯

渭南嚴氏孝

主婚起與齊侯爲禮且明錫命爲釋齊爲仇制人子與仇人爲禮棄先王命襃罪人違道而行故去天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 据繫三國 國也 据下大去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不復見矣 疏 遷而不地者不復見此遷而復見者不使小人加君子紀從此遷從者四年而後畢四年言大去因國人從紀侯故曰紀侯紀侯賓于此已去紀蓋遷于郭 郱 据在紀 据會下郚上郚郚 鄑 据城郚 國也 据郚郚分見知爲國三國皆小國同紀而遷齊一時滅四國累言爲紀侯殺恥此据人遷皆不地 或曰 又一師說公羊以爲取紀邑與傳二說皆不同 遷紀于郱鄑郚 傳曰地者邢復見也遷紀於三邑不成爲國故以三邑見 疏 据下紀見言大去故以爲地也不言于者分紀民于三邑恐其得民爲亂無專地故不言于凡言地者皆自遷國家未失此國家分散又爲人所遷故不言以起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月葬正例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帥師不言如以爲私行惡專兵也此帥師起慶父弒也【疏】莊公時年十五慶父又小于莊公以弱弟將兵以起下弒君之禍慶父凡三見經

國而曰伐據伐國辭於餘丘公羊有口繫邾婁之說一本又有無於宇者在公羊當爲口繫邾婁於聲邾婁之說邾之邑也據大夫九伐皆繫邾春秋進邾故邾邑可不繫國其曰伐何也據疾火攻乃有國辭公子貴矣親則公弟貴則大夫所謂將貴也舉伐宋不稱公子此稱公子者時慶父幼禮不責童子師重矣師衆稱師而敵人之邑謂伐邑不繫國【疏】公伐皆言國不以公敵邑也公子病矣獨言邑病公子也【疏】春秋伐邑得言國者邑繫於國重其伐目國也此不目國變文以病公子也慶父莊公弟則慶父弱矣弱而主兵故以敵人邑不言國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大夫國體貶大夫所以貶諸侯譏公于則病及公矣【疏】弱弟不敎以禮寵異使主兵用兵不報仇而以伐邑其後卒有弒逆之禍弒非一朝一夕之故故于此不言邾以譏之也其一曰公羊㠯爲國之君存焉爾與傳同秦以前傳與公羊不分【疏】穀梁五家

皆在漢以後此亦先師說與公羊同

君在謂公在師中也【疏】隱十年翬帥師伐宋公在師不言公知此亦公在不言也慶父幼故知公在也不出公兼辟不復仇而重之也重故言伐也公羊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翬日伐宋此不目國翬事上下有公此不出公文故于伐起地邑者以慶父專兵言伐以起公在翬慶父皆弒專兵有無君之心以公在不言公舊說君謂邾子邾子傳不言君

秋七月齊王姬卒不日者非內女也故月以明親疏之義內女卒皆日由魯嫁爲之服大功傳曰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爲之主者卒之也外女不卒魯主婚有父兄之道故得卒之【疏】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檀弓後說以爲襄母非薪適者蓋二世聚周皆魯爲主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內邑也夫人歸未至魯駐于禚故齊侯來會之經以夫人爲從內至此者託辭也【疏】婦人無外事踰竟皆言國齊嵩邦是也不地外國地內地以起不踰竟之義公

大夫在劉乃地國非國踰竟皆踰地禮曰男子志
在四方故不同女子也月者譏始也惡惡疾其始

婦人既嫁不踰竟據踰竟皆地國言嫁踰竟者
禮不內娶必出疆以遠別也踰竟非正也

劉子云婦人之禮有閨門之脩而無竟外之志非有大故不
出公家班氏云婦人不踰竟而弔者所以防淫泆也雖記曰
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
三年之喪君與夫人俱往疏大故謂出也穀梁夫人無歸
當之義所以防淫泆絕禍亂也

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據諸侯大夫會以修事辟公不
言言會公在言會饗會饗猶可
言
也

饗甚矣饗甚元年迎夫人至禚不歸之魯畢喪之後齊侯
于會疏至禚而會之不言至絕之也前討言孫此
如在內辭前孫無姓氏使如二人然此未踰
竟傳統言婦人例故言踰竟不爲此事出

乙酉宋公馮卒此不日者也其日之宋世家十九年莊
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疏公子潛公捷立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劉子云朔奔齊天子更立衛
君齊會魯伐之月者惡之疏不卒
者非

世卿也魯爲世卿乃卒翬柔經不卒者皆以非世卿故臧氏世卿不卒至辰乃卒故以爲桓莊不卒大夫也

溺者何也据不氏疑微者疏公羊以爲未命大夫公子溺也据下伐衛會諸侯知此以惡事貶

疏公羊與傳小異知柔微者以盟折無貶義其不稱公子何也据翬以與弒貶惡其會仇

讎而伐同姓同姓親也與仇伐之加常二等疏左氏云疾之也與傳同故貶而名之也

貶公于所以貶公也會仇伐天子所立同姓之國貶公也齊師者齊侯也不言齊侯不使內與仇讎接也故終齊襄不與內接也惟夫人出會言齊侯起同罪

夏四月葬宋莊公

月葬故也爲提與弒大國例日不日者危其弒

五月葬桓王劉子云大臣吉服之南郊素服稱天而誄之班氏云崩薨別號至葬則同何也時臣子葬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則入地歸所藏也月者危改葬也疏桓諡也葬

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卒事乎加之諸侯天子同也天王諡桓莊僖三代與魯同

傳曰傳舊傳文說與公羊同改葬也据崩在七年前疏鄭君云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則改葬按改牛言改葬不言改者葬事牛物言葬可知再蒸不言再又雩言又明非雩也改葬之禮緦因魯君爲之服志之也疏鄭君云緦者臣也子也妻也三月而除之舉下緦也据天王崩天王在上舉上也此葬在上王在下舉天下而葬一人故曰舉下也疏舉下與舉上對文上下謂君臣之辭也緬緦字誤衍者舊說謂邈以舉下爲說緦非也或曰說與左氏同郤尸以求諸侯此謂綴喪非改葬也左氏云綴也疏諸侯不奔喪也傳曰魯人曰固吾君也亢之者也時諸侯不至嗣王欲求諸侯遷延至七年乃葬直書其事而惡見不待貶絕也天子志崩不志葬以下釋志天子葬通例必其時也九月而葬禮無所屈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劉子引傳曰天子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諸侯當同來奔喪有定制無遲早之疑志葬故也志葬非正

危不得葬也月者危之甚曰【疏】此釋王三不志崩之傳傳無所繫故對錄于此

近不失崩近謂入莊世爲近代【疏】傳以隱桓爲遠故有傳疑之事至近則聞見確天王崩文大事天下所知不能謂失于聞見也

不志崩據莊公十二年莊王不志崩莊十七年僖王崩不志文十四年頃王崩不志皆在近世也與諸侯皆志卒例不同

失天下也據諸侯失國不葬諸侯以不葬爲例天王不志葬故以不志崩爲例也志葬危之加諸侯之日月葬不志崩則同諸侯之不葬也失天下加諸侯失國故不志崩也失天下謂權下移起二伯與政在諸侯天子失天下傳曰天絕之是也【疏】春秋以隱桓爲權在天子莊以後權在諸侯天子失權而後諸侯乃得專之失權始於桓王而盛于莊王故桓志葬而莊僖不志葬也

獨陰不生陰猶母也【疏】以下釋稱天子天王之例公羊無此傳董子繁露有之

獨陽不生陽猶父也

獨天不生天謂感生帝

三合然後生謂感生必因于人修已吞珠而生禹簡狄感乙卯而生契姜嫄履跡而生稷三代之興莫不由之人雖由父母而生必感天氣惟受命有符則其象昭著耳三合者言帝王有父而生也

故曰母之子也可卑賤屬于其父母加任叔

子杞伯姬來朝其子是也不曰父者感生之義重子母故謂聖人無父而生也天之子也可尊取尊稱經言天子是班氏云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疏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神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尊者取尊稱焉謂稱天子也疏易乾鑿度云天子繼天理物致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物至尊之號也感精符云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共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云父天圜丘之祭也母地方澤之祭也卑者取卑稱焉卑者亦有父天之義者天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主也傳言此者釋王稱天子為天之子也其曰王者據王天子正稱經天子一見傳皆言天子民之所歸往也荀子云天下歸之謂之王疏此謂王為爵稱為天臣也不言天為天子王繫天不疑春秋朝廷之治義以掩恩著其君臣而微其父子故不稱天子一見示例明臣子同也尊者之稱天子以下至五等爵子字名氏其無德于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氏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無名姓號氏于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以字繫紀者存紀兄終弟及之詞譏專地也字而入起以酅事齊也疏一說字為

附庸字者三十里如儀父是也與天子大夫不同者天子大夫繫采此繫國與稱弟同故與天子大夫不名有別

酅据紀已遷紀之邑也指繫紀言以疏古者諸侯封地皆有采邑國滅則子孫守之以奉其先君之祀示不絕賢者後酅紀之采邑公四十里侯三十里伯子男二十里然則酅三十里也入于齊者据以地不言入疏以地皆言奔以酅事齊也公羊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言入者初非齊臣言入起事齊

疏伏生云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抜奔絕於本國入如反國辭知以酅事齊也蓋紀侯使其弟如微子事以存宗廟之祀入者据下言紀侯大去于此可言奔以存紀也內弗受也不許專地故言入疏弗內辭也

春秋惡專地許叔復國紀季存紀衆人所許而春秋拒之若曰天子在上事雖善如此猶不許專地則易地專地之非明矣以地者既此稱字貴之也貴之許之也言入不許而稱字許之以正其義也春秋之法大夫不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盜地以下敵上棄君以辟禍而貴之者曰賢者不爲是故託于紀季以見紀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也

冬公次于郎左氏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次止也据次侯知止也有畏也用兵不進是畏敵逗遛耳欲救紀而不能也据次侯知兵事紀已還偕言救者欲復其國不言救紀不敢訟言救紀且事終未成出公者此與齊仇用兵也下諱公言師者與齊同好和故辟言公也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祝丘內地月者甚之因饗而月

饗甚矣承會加甚饗齊侯禮男女不相饗所以病齊侯也會饗公皆在目夫人辟公也公不言饗包于會夫人饗盡其實以譏之以大國侯與夫人爲禮病辱也疏饗禮即鄉飲酒禮儀禮爲卿相饗禮此則諸侯相饗所謂有公在也

三月紀伯姬卒傳例婦人不踰夫此卒伯姬者明紀侯得卒者也得卒而不卒明夫國不卒也內女卒而不葬

此葬者起失國不葬也爲一見例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據列國夫人不卒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據適大夫不卒以吾爲之變變爲服也服大功有服則書卒卒之也禮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絕旁期尊得壓不服惟嫁許諸侯則尊同同則出嫁服大功鄭伯姬是也許嫁諸侯在室卒則服期伯姬以下是也此統爲內女卒發例非爲紀伯姬卒也內女卒例日此月者失國且與日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遇者前已見齊宋衛此再見陳鄭者以見內州國乃言遇也齊爲二伯魯衛陳鄭爲四方伯故言遇此如宋衛陳鄭災凡記災之國乃言遇也疏遇者志相得外過不書書者起齊彊不能救紀鄭伯者子亹弟嬰也

紀侯大去其國經言大去一見例傳以爲賢紀侯公羊以爲爲襄公諱棸九世復仇之說非常可駭董子亦以紀侯有賢行傳說爲長疏齊世家襄公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都邑

大去者据出奔不言大不遺一人之辭也据言出奔君出而已此言大是盡去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元年遷紀紀民不忍其君相率從之至此乃畢得民心是紀侯賢也孟子曰太王辟狄邑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盡同此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傳曰得衆則是賢也以言大去知賢春秋貴得衆故賢之不言滅据遷言滅後而曰大去其國者凡出奔者繫之國絕於本國而言所在之國此不言所去之地而乃繫于本國使如太王辟狄自去其故地而別營新居其本國實未亡也不日紀而曰其國已滅之辭其猶存紀也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春秋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況以不肖治賢乎君子宜有國小人宜亡國以小人滅君子是反常也春秋撥亂反正不使小人加君子而使如君子辟小人者是尊亂助正也不嫌失誅齊者前言遷已明亡而不加滅辭愈深齊惡未爲失討也

疏公羊以爲爲襄公諱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目齊侯者紀伯姬無主齊紀同姓齊得主之又禮寓公夫婦得食于所寓

之君葬臣子事目齊侯病齊侯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據列國夫人不書葬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傳曰日葬月卒不葬者也疏據葬宋共姬知隱也夫人之義不踰君葬共姬先葬共公葬紀伯姬不先葬紀侯是踰君也不嫌踰者葬共姬賢也妻賢而夫亦賢故先葬共公葬伯姬失國也失國君不葬若葬則非失國故不葬紀侯也夫人不踰君葬伯姬則紀侯得葬也不葬以決其失國葬伯姬以起其可葬蓋欲存紀故葬伯姬以抑齊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于此出公以譏公也于其重者一譏而已

齊人者據夫人會饗目齊侯齊侯也不沒公知齊侯其曰人何也據救災言眾以眾言非貶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外貶稱人內無稱人之例不出公又爲諱無以明貶故爲貶公及之例貶公敵以貶公凡公會盟交接非小國大夫貶伉凡言人者皆貶外以貶公也疏公羊諱與仇狩也何爲卑

公也據冬狩無貶道不復仇仇強我弱時勢未可輕舉諸侯以宗社為重不共戴天之仇經許諸侯不急于報復而怨不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國君宗社為重雖不勤兵而其故常存不能釋怨而相為禮如同狩之事

刺釋怨也外無報仇之事內忘不共戴天之志相與田獵遨翔竟內失子臣之道故刺之也自元年至此辟公狩乃見者狩事重餘不復言者一譏已明也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如齊踰竟也言師公在也公在不言公諱也公同夫人如齊約伐衛也

師而曰如据師在齊下衆也据京師言如衆所聚如城邑故如亦為師出也師言如傳曰公大夫在師言師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穀梁說諸侯夫人父母已沒不歸寧大夫妻亦同傳曰不使得歸之意是也

秋郳黎來來朝 疏 此言郳黎來如隱元年之言邾儀父也儀父由字稱子黎來由名稱子一卒正一附庸相比見義也春秋附庸常敘小邾十九國之最小者曷爲于此焉敘一郳以明中國之附庸皆在也五年以後乃敘荆中國既見附庸外州乃言方伯先中國後夷狄之義春秋中外之分也此言黎來復言小邾子者既升邾爲卒正乃明附庸之義也

郳 據下言小邾不言郳 國也 此言朝目郳則是國辭附庸雖小得名國 黎來 名也附庸字者三十里在名例者二十里邾初見字進之爲卒正此初見名進之爲附庸以相起 微國之君 微謂附庸也傳邾之上古微 未爵命者也 邾以字進卒正此以名進附庸後皆稱子邾之子卒正統三國故賦于魯四百乘郳之子附庸從三十里例雖同稱子而大小懸殊小邾以繫邾敘末明附庸序會則不得不言子也 疏 左氏云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劉子云朔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帥五國兵伐天子所立王命遂壞 疏 魯世家五年冬伐衛納衛惠公

是齊侯宋公也 以公言會言齊宋者舉大國以包小國 其曰人何也 据譏釋怨已見兼及

三國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貶之也傳卑公之敵以卑公也其人公何也據兼貶五國逆天王之命也世家所謂逆王命也天子立黔牟五國伐天子所立故曰逆命逆天王命惡得貶也不言天予命從王也疏左氏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

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子突爲貴繫之人疏衛世家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帥諸侯逆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

王人據稱人又名卑者也據石衛士稱名不名者下士也故曰卑稱名據洮盟稱人不名傳曰人不如名貴之也據例稱人稱名貴于人春秋善其事必舉貴而名之善救衛也據貴之名善也救者善據救舉突不名則伐者不正矣據伐人四國也善者小美王失政不能庇所立救又無功故言善不正大惡逆天子命當奪爵放逐不言戰不使諸侯敵王師不言敗諱王師敗于諸侯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月者謹之月出月入逆王命謹之甚【疏】衛世家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凡十一年矣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据上言伐齊納子糾上伐下入是納也不逆天王之命也逆王命大惡伐可言納不可言者內已有君更君之辭不言納使若朔自入其國則惡事殺矣立入者內弗受也据入皆惡也公羊篡辭也何用弗受也据衛侯歸言歸反國內不得拒為以王命絕之也絕之謂絕其國衛人不以為君凡人皆絕歸者不絕如至家故婦人謂嫁曰歸朔之名据諸侯入不名者多惡也其入逐天子所立與他人不同以申天王之命于天下朔入逆入名又也則出順矣朔出更立君黜年為天子所立天子得廢置諸侯與他入國不同故于入名以起黜年正也朔出入名据諸出入不皆名以王命絕之也出逆天子召入逐天子所立其事遂諱不見經故兩名以起之絕者不世故不葬也

秋公至自伐衞【疏】公羊以致會致伐爲說以致伐爲不敢誇天子意亦同傳然上無地會之文自當致伐傳義爲長

惡事不致致者告廟致成也所事惡不可以告周公故不致以諱之其事于會夷狄會大夫之外別爲一例也如伐齊不致侵宋不致是也此其致何也据侵宋不致致則目其事故不致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据師經四時不致則嫌公伐已歸朔自入衞于秋致公則六月入衞公成其事也

螟劉子云先是衞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衞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冬齊人來歸衞寶【疏】自此以後六年不記衞事

以齊首之据取郜鼎內自取公羊云衞人歸之也分惡於齊也目惡以外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朔奔齊齊主兵故使如下齊齊轉致于我寶則衞自歸不出齊來【疏】公羊讓乎我也

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與傳同力惡戰謂伐衛也則殺矣首惡于齊則惡從末減取鼎魯主兵故內為主此齊主兵故首齊緣情定罪也不言使傳曰內與同不言使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公會而主夫人以有辟也董子云春秋書事時詭其名以有辟也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劉子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嚮若恆星遂隕至地中國其永絕矣

恆星者據隕不言恆經星也劉子云孔子曰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因時定律歷攷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氣故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斗柄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宿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

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出道也是故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其初猶發于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宿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危虛營室東壁西方奎婁胃昴畢參觜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外運內者以宮名列其根荄皆發于地而華見于天

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據下出夜中言星不見知星出為昔昔與夕通也 不見者 據弗內辭不外辭 可以見也 言不者反常之辭恆星常見此夜獨不見反常故曰不見

疏 左氏云恆星不見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 劉子云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畔也言當中道畔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安全如人君有賢明之才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巳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上達裁十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于君臣乖離上下相怨自是以後齊宋之君弒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弒殺

五世乃定此其效也 疏 左氏云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氏讀如爲而星隕與雨並不足志偕同也謂星隕同于雨雪雨錄之雨

其隕也如雨 雨隕本是二例今言隕矣又言雨言隕是其本義兼言雨所謂與雨偕也 是夜中與

据隕不見于上疑不見則隕非二時 春秋著以傳著 著信之大者書日著中夜中是也 疑以傳疑

如陳侯鮑以一日卒著者于一日一夜之中分定時刻疑者則合十數日爲一書詳畧疑著各有所取 中之幾也

日中則昃月中則移幾微也中爲時少 而曰夜中 與紀日中同 著焉爾 因其隕時月正中如

日之中其事明著故言中日中言日月中言日夜夜猶月也昔由日星定夜中由月定 何用見其中也 据葬

言日中禮日中乃葬故見日中記異不須夜中書異已見無取記時也 失變 失當爲天形之誤 而錄其

時 一夜二異有先後之別故著變謂怪異不見失變謂星其時如雨志疏數日之是也 疏 見也星反不言紀其異不

記其正也昔時星不見夜中星反而隕星由不見而反由反而隕一夜異數改不錄其時則其實不顯故記時也再大變

曰記其時別再也則夜中矣錄夜以別於昔一夜再記變也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
据言隕者不見於上恆星不見不正其例也我知恆星之不見當時衆星見而恆星不見覩其部位目之
所見則加不見誰恆星而不知其隕也恆星雖反舍而衆星飛流不能必惟恆星隕列星不隕不言恆
傳疑也我知其隕据言星是見其隕而接于地者据雨隕皆則是雨說見于下
也謂經可言雨星不必言星隕如雨也著于上未隕于地之先空中先見其物雪雹螽之類是也見于
下接于地謂之雨經之言如雨者正以見上著于下凡雨隕皆接于地未言隕石卽隕後言此言隕
星卽方隕時言實皆著下時不見于上据隕石不見上疏石霜言隕于空中不見石與霜雪螽雹則天上可見
謂之隕此隕因包恆星而言故謂之隕上言不見但言雨嫌衆星隕而恆星反不隕豈雨說哉經之
言隕正以起不見上言不見則不可獨言雨也然二者之分又繫于地發于地爲雨雨螽是也降于天爲隕隕星是也或
天或地其辭不可問也

秋大水 劉子云莊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弒桓公莊釋父仇後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賊臣賤之應也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水災常有小者不志必高下皆災乃志故水皆言大也

無麥苗 疏 左氏無麥苗不害嘉穀也論語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水災苗壞尙可更種于穀無害故曰不害嘉穀

麥苗 据大無麥禾于無禾及無麥 同時也 公羊傳待無麥然後書無苗苗者稚禾也苗生在麥熟之先一受水災先無禾而後無麥同時皆盡故書二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劉子云一年再出會于道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傳 公大夫在師曰師言師者諱公也 疏 公羊云其

言俟何託不已也何君以陳蔡爲滅郕出傳以爲伐我小異月者爲下治兵

次止也據言俟俟待也據言次聞陳蔡將至勸兵于郎以待之因皆戰而陳蔡懼也【疏】次不言俟言俟皆因陳蔡不至美而著之也

甲午治兵治兵田事不日日者著其美也【疏】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日者內大事

出曰治兵公羊作祠兵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疏】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皆用田獵而選車徒習戰也大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入曰振旅釋天入曰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習戰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出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治兵而陳

蔡不至矣治兵爲秋出所習今師亥于郎以待陳蔡之師陳蔡懼而不至【疏】公羊與陳蔡同爲圍郕傳以爲
伐我經無明文疑本意伐我因我有備又同齊圍郕二傳各就始終一面言兵事以嚴終嚴戒嚴也陳蔡
合兵遠來當有大戰故曰兵事今因魯內外戒嚴無隙可乘三國罷去戰事未行因此而罷故曰嚴終故曰善
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兵有先聲不示人以隙彼將畏而自止善爲國者不師劉子
云上古之時其民敦樸三皇敎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疏】班氏云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
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善師者不陳劉子云至于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
用故善師者不陳五帝之謂也善陳者不戰劉子云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陳而不戰故曰善陳者
不戰三王之謂也【疏】班氏云湯武征誅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善戰者不死劉子
云夏后之伐有扈毀高宗之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獯鬻兵不血及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遺伐楚而
楚服而強楚以致包茅之貢于周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一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大

戰亦不血及至晉文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敵楚師以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之謂也疏班氏云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死班作敗

善死者不亡

劉子云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無憂寡人且從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廷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曰善敗者不亡楚王之謂也是故自文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不以强幷弱以大吞小故强國攻取弱國備守合縱連橫羣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言墨翟觀乎秦漢世之爲兵者可畧觀矣疏班氏云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君若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竝力遂去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劉子說見御覽所引說苑

夏師及齊師圍郕此次郎之師也

郕降于齊師魯因陳蔡兵求救于齊二國不至移兵圍郕

其曰降于齊師何據齊人降鄣此言郕降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郕同姓國齊侯仇讐而小人者不使加于郕桓賢而鄣邑故得言降也降者爲齊屬國踰七十一年郕伯來奔言伯猶未失地也

疏公羊云不言降魯師避之也與傳各明一義

秋師還事已畢矣言師還者辟公降郕以輔仇人者疏公羊左氏以還爲善辭與傳例小異

還者據致言至事未畢也据言還自晉下及致也避也臨陳而逃不終其事也言還者與仇儲降同姓大惡不可言故託言還以避其事爲公諱也還在降後已成之儲不辟當言至自降郕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劉于云齊公孫無知有寵于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公于田所遂弑之疏諸兒仇也春秋之義不追錫不伐喪其人已死不還怒于後人未弑以前辟齊魯不相接從報仇起義既弑已後不再從報仇言者不追戮也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據無知公孫也弑而代之也嫌不以爲君故大夫

不名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疏齊世家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常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

無知之挈失嫌也再傳爲已踰年且大國稱人以殺大夫大國稱公其卿非大夫也以大夫言者自我言之所謂號從中國也疏無知立已踰年矣以大夫言者不許其得立之辭也殺有罪也前以國氏狀其爲亂之志此去國絕其繫屬之名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此見大國大夫不名之始曹殺大夫不名傳無命大夫也大國殺大夫不名者亦以其非命大夫也二伯比于天子之公其卿比于天子之卿故不得言大夫此雖經因無君乃不言名氏亦因其本有此例至于方伯之國則全經無不稱名氏之例矣疏齊世家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

女爲無知夫人冬十有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于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公不及大夫謂大國大夫稱名氏者大國大夫尊與公近傳曰可以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凡會大國大夫不出公也大夫不名宋大夫不名爲祖諱曹大夫不名無大夫此宜有名無君也左氏公及齊大夫盟于暨齊無君也與傳同無君故公不沒辭窮無嫌也盟爲納糾故不名大夫以起之無君齊急于立君譏緩納也

疏公羊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傳兼二事言之無君謂一年二君先君已甍甍年臣名皆統于先君也踰年爲新君年無君故不名也盟納子糾也据目大夫無君不日据公盟大夫亦例日其盟渝也定盟乃立小白當齊無君制在公矣齊大夫無君求納于君而盟其權專在公欲立糾齊不得拒也

當可納而不納傳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疏立國之道首重專謀知者審幾不失時勢齊殺無知而迎公子糾當卽時奉子糾還齊乃不知乘時坐失機會使小白乘間先入得以奪正使子糾不保首領國奪師敗爲世大笑失立國之要故惡內也此謂不諱敗也

夏公伐齊納糾納者內弗受也名者以公臨之君前臣名也殺言子明當立故以子言與鄭世子忽同

當可納而不納齊人來逆糾于盟暨納之當齊變而後伐公羊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小白乘間以入機會失矣乃以伐納之故乾時之戰不諱敗外公也外公同外惡內也不從復仇言者納糾非以尋仇仇人已死義已明于其生不再見義

齊小白入于齊疏齊世家雍林人告齊大夫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于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

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

大夫出奔反歸而得國從大夫例者時未成君以好曰歸据蔡季歸歸爲易辭未失其家之意以惡曰入据許叔入入爲難辭內有拒之之義此言入惡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稱公子閒非世子糾以兄宜立傳兄弟天倫也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傳謂可納也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傳謂變也劉子云鮑叔謂桓公曰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又殺之于魯取子糾殺之是也故曰齊小白入于齊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惡之也劉子云管仲傅糾鮑叔傅小白無知弒襄公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殺無知迎糾于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桓公【疏】齊桓不受先君之命不宜爲君而立罪亦重矣然知恐懼舉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遂

以爲君而朝諸侯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葬者賊已討七月乃葬者因桓入乃葬主桓也疏日爲大國正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云不諱敗惡內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公羊以不諱敗爲伐敗以爲復仇拔此本爲一見例故二傳說不同納糾不得爲復仇則本傳爲長傳又日不言其人者据及而不言其人以吾敗也据此不言敗績凡言及皆從此爲敗不言及之者以來戰不言及据此不諱言及也來戰尤諱之深疑戰不諱及但不言敗淺也疏齊世家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傳曰又殺之于魯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言羞稱五伯是何也齊桓五伯之盛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竝國三十五月者謹之惡內也言子明以兄得立疏齊世家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日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

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

內不言取言取病內也據外惟邑言取此人言取明內不能拒而殺之內不拒之為內恥不取易辭也內取于人託于易取之為無拒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實魯自殺託言齊取其子糾而殺之齊人自取以易辭言之所以辟內殺也蓋齊殺之愈易則辟之愈遠若不干于內者然則內方欲納糾乃不能拒齊取則內辱大矣

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若晉納蒯聵吳封慶封之比難死皆不受誅小邑猶能蒙庇之

以千乘之魯魯頌公車千乘明堂位封魯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七當為四千乘者方伯閒田之入方三百一十六里一州惟方伯有千乘孟子曰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王制諸侯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

而不能存子糾內懼齊殺之魯以公為病矣釋經不地魯而言齊取也言魯殺則嫌別故殺言齊取不能庇糾之罪明矣若辟內乃殺深著其畏齊也

冬浚洙洙水名在魯北竟適齊道也

浚洙者 浚一見例不知與城築異同 深洙也 公羊深之也深洙以衛沙於通道也著之因使守禦禁厲揭者 著力不足也 設防具者不能戰也下乃勝見師無常勢也失機不進轉福爲禍反功爲敗皆自取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日 据來戰日 疑戰也 据未定日 有疑戰而曰敗 据外疑戰不言敗 勝內也 內戰

喜其勝雖疑言勝也傳日成敗之也疑詐譎

二月公侵宋 不致者惡事不致也

侵時 小事例時 此其月何也 据無所謹 乃深其怨于齊 敗長勺 又退侵宋

以衆其敵 此屬詞之教也齊宋皆大國尤危 惡之 失謀國交鄰之道 故謹而月之 起下

齊宋之師

三月宋人遷宿宿內邑宿男所食遷者宋報前役伐我而取之也不言侵伐宋不言伐我使宿主之若無與于內諱之也遷滅也宿不日者能盟國滅乃日宿不能同盟月而已

遷據爲人遷與自遷異亡辭也據不地不復見亡也其不地據邢衛許地宿不復見也已滅亡不復見也賊不復見殺也不言滅爲內諱之

疏遷者遷其民人但食采邑如今西人滅國事故言遷已誅其君而墮社稷則言滅而已遷者此釋自遷出地者亦惟衛蔡許三國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自遷者保其國家遷其都城非亡也往猶遷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伐者宋于我無伐文言齊伐當言鄗此已深入月者公結怨二大國謹之與侵宋月同

次據內言次于郎止也據內外同畏我也次郎者圍郎也內次次于內地此外次于內非次也非次而日次起公結怨大國志在深入雖圍郎猶幸未深入託于畏我而止目郎者起圍言次諱之以起深入

公敗宋師于乘丘獨敗宋者齊不與戰疏公子偃因宋師不整先犯之敗宋師齊師還事詳左氏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疏再發傳者齊強于宋疑異例故再傳以立義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荆至此乃見者齊桓已立故見之初見以獲蔡侯後遷于州來以夷狄治夷狄也不日釋蔡侯之獲也春秋欲夷狄蔡以其亡同中國之心也疏楚世家楚文王六年伐蔡獲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淮間小國小國皆畏之

荆者據九州國舉國不舉州傳曰州舉之也春秋九州外州見荆徐梁以起揚州內四州州名不見但見外州中國夷狄之分也八伯中四侯二伯二子說詳王制疏證中

楚也楚為荆州伯舉州定其為州伯後乃僭為盟主楚吳皆為方伯由荆可以推揚也劉子云漢南曰荆州

何為謂之荆據衛陳鄭內四州方伯不舉州狄之也狄之者本非狄而狄之也春秋中外之分自此始以上皆中國如詩風以下乃治外先中國後夷狄之大例疏春秋皆錄以詳書為尊略者為賤一州二百一十國言州疏達荒忽之詞中國舉國夷狄舉州州不如國知夷狄詞楚本

南蠻春秋收復南服以中國待之故舉州狄之必中國然後言狄眞夷狄則不言狄內夷狄狄之不入五等入七等之例眞夷狄不入七等進之乃氏子能用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之道也**何爲狄之**據荊在九州爲侯綏非要荒**聖人立必後至**若桓召陵之盟周公天下已平猶膺楚也其俗強悍喜于爲亂爲四夷寇故後諸夷乃來服**天子弱必先叛**謂周室多禍**疏**楚先稱王先四夷爲亂叛中國因其地風俗強悍亶狄之地理志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武王時封文王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春秋元命苞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荊之焉言強也其氣息悍也亦曰楚也言南蠻數爲寇盜聖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晉書地理志引**故曰荊**言荊州舉外州之名以別于內州**狄之也**狄之謂如要荒夷狄待之也春秋于外州四國楚最大後攝盟主故以州先見之春秋于內州託見西戎北狄而不見南蠻者以南服遠隔于楚吳故不見其名也司馬還云楚吳周初小國至春秋而始大荊揚本禹貢九州地周衰而楚吳蠶食諸侯以成大國春秋建土以中國其狹隘乃立收復外州之制以楚吳爲方伯不以眞夷狄待之託于王者

初立以德綏服用夏變夷楚吳皆屢籍于成周而歸化也中
國與戎狄近不收戎狄而收南服者以畫井開方東北西三
面地已盡而南方地廣故推擴于南以成禹貢之制今嶺南
閩浙滇黔悉爲內地皆春秋立楚吳爲方伯收南服之意也
春秋不見眞夷狄舊解誤以楚吳爲夷狄蔡侯何以名也据晉執衛曹不名絕之也据諸侯不
生名名如已死【疏】誅君子不得立爲絕哀侯留楚九年卒不書卒初絕之也不記蔡事者亦絕之也何爲絕
之据莒衛不絕獲也据夷狄不言執獲敗而言以歸是獲也韓之戰晉侯不名者言獲已見此爲諱獲故出名
也中國不言敗不以夷狄敗中國此其言敗何也据大夷敗小夷言敗疑狄蔡中
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中國不以楚及之言戰敗惟外州國有之傳言此者謂蔡爲中國後
爲夷狄一國介居中外之間若果全以中國待蔡則不當以荊敗之矣【疏】楚爲大夷于中國國無及戰者雖屢爭鄭
而楚無及鄭戰之文惟陳蔡有之言滅言入言執不一而足以二國有夷狄辭故楚得及之也据不言敗當言蔡侯及荊
戰于莘蔡師敗績以蔡侯歸則是蔡侯見獲之跡甚明也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言敗

有蔡侯不在師意如二事以蔡侯歸非由戰獲也

以歸据晉人執蔡侯言執以歸

猶愈乎執也据彼言執衛侯以歸此言以蔡侯歸以易執辟言執以者從其所使執執爲善辭中國言執夷狄雖大不言執辟中國也

疏蔡世家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年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齊屬國齊欲伯譚不從滅之不名者微國也不言出者國已滅月者亦微國也

疏齊世家桓公二年伐譚譚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譚譚子無禮故伐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紀遷之邑近齊不致者惡事也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其日据敗齊師于長勺不日成敗之也疑戰不日

此日者大其事以正戰爭之因萬獲也　宋萬之獲也　劉子云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因之宮中數日歸之宋【疏】宋世家魯生虜宋南萬宋人請萬萬歸宋按左氏以爲在乘邱之役有小異

秋宋大水　劉子云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而明年與其臣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弒君之應

外災不書　據外州國適不記災　此何以書　內州得記災又有大小數例　王者之後也

劉子云二王之後不致功有誅無絕班氏說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以事先祖書災始此者尊宋也【疏】春秋內州方伯以上得記災蔡不記災遷州來外之也宋三記一爲王後一爲故宋餘一記見例國王後一記此災非王後有災必志也記災記卒皆始宋爲尊適諸侯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明內外同也【疏】宋世家宋大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閔公自罪曰寡人不能以事鬼神政不修故亦載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閔公也

冬王姬歸于齊　書者起前歸內爲主因前辭公嫌不明王姬不字者尊之不與內女同故不字也字者以相別

其志据外嫁女不志過我也据不逆築知過我過我不志者多矣此言因過而可志以見義不過則不能志非凡過必志在筆削之例非說特書之旨凡言筆削例類如此

十有二年莊王崩不志王事一使一葬

疏周本紀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胡齊立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國而曰歸据伯姬歸于紀嫁于諸侯曰歸此邑也据以酅其曰歸何也据嫁于大夫言來逆不言歸大夫采也吾女也失國元年遷紀喜其得所故言歸焉爾禮女夫死無主兄弟弟爲之主以夫之黨爲主叔姬反魯久欲歸酅桓公立卒申其志春秋許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賊已討不葬者失德不葬也捷失昔

道故致弒

宋萬以國氏未知爲嫌爲微宋之卑者也据奔氏國嫌則挈此不挈知卑非嫌也卑謂未命大夫也

卑者以國氏据鄭詹始終以國氏也卑者不氏上繫國以國爲氏及其大夫仇牧劉子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侯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美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之頰齒落于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遇萬于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疏宋世家萬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萬弟牛將兵圍亳以尊及卑也弒時先弒君然後及大夫仇牧閑也死在君後詞與孔父同者以死衛其君許之故以弒及之不言殺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嫌挈不挈卑者也此殺也其以奔言者宋萬卑者奔則氏國也與猛殺而以卒言同月者謹賊出疏宋世家冬蕭及宋之諸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

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歸宋宋醢萬也

十有三年

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外會參國以此始此中國會以齊主之何爲序蔡蔡由丙而遷外間于中外故可序也未遷以前爲何州伯仍屬徐也中國可以主春秋故言同盟無蔡也【疏】蔡序陳下桓伯蔡一會于此而已小國獨序邾者起以補紀鈌爲卒正也有天王喪不譏會盟者爲事也惟祭禮乃譏

是齊侯宋公也据言齊侯知下非卑者桓會盟皆諸侯大夫尚不專盟會其曰人何也据人疑貶宋公始疑之之謂齊侯圍下有伐宋事故疑之下不言公再疑何疑焉据跳伐乃疑會其道不疑

桓非受命之伯也凡三傳單稱伯者皆二伯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疏】桓由外自强非天子命之伯天子命之當稱公不以侯在宋公上矣按受命伯謂受上公爵命于周爲二伯也古二伯皆天子三公爲之左傳說齊晉爲伯天子亦有錫命然

以外諸侯受命爲之終爲變例蓋春秋乃託之齊晉齊在東爲東伯晉在西爲西伯也將以事授之也孟子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丘竊取之矣

疏因其有尊周之功託之爲伯舉諸侯而授之以歸其統馭也春秋所記多孔子歸之二伯者十二公以隱桓爲遠定哀爲立遠爲臨天下立爲臨一家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八世爲近世爲臨一國莊閔僖齊伯也文宣成襄昭晉伯也隱桓伯之將起故以爲遠世定哀伯之將終故以爲立世近八世百八十年爲一世者因紀伯功故年多也曰可矣乎未乎因功授以諸侯而齊旋有伐宋之事是伐同會也託于疑之必其仁信昭著然後乃許之故辟不出宋公以辟伐同會之嫌也舉人據不稱爵衆之辭也衆謂天下同疑傳曰救災以衆舉人此舉人天下國人同疑之非但其君其人諸侯何也因其人人宋不可不人諸侯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據不日夏陽邑言滅國也據下殲遂知國其不日微國也傳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

狄時衛國傳或以卑國謂不能同盟會者當是卒正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說詳劉子左氏但云及齊平解經而不記事劉歆嘗用要盟說此事先秦以前諸書皆同左不能易也

曹劌之盟也荀子云桓公劫于魯莊劉子云昔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竟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按壇會必築壇于相會于壇上兩相管仲曹劌也曹劌手劍拔刀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曰願求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提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劌可仇而君不仇信義著于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諸侯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

爲燕闢路王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疏 晉文伐原起本信不書惡文也

信齊侯也 據不日大信辭 桓盟雖內與不日 據謹外盟猶日內盟無不日也 信也 據大事日渝盟如不盟本不信也大信亦盟如不盟本信也惟信盟謹日不致者惡事也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人許齊侯也齊桓中國用兵皆稱人爲齊桓諱伐宋故疑之

夏單伯會伐宋 三監不使伐此何以言使伐明齊桓初伯復古制也天子使三大夫居閒田爲方伯監凡方伯政事皆三監守之強幹弱枝征伐自天子出也天子失政則方伯私臣得尊盟者權與兵事監者不得與爭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桓公初伯亟明此制收監者之權反之天子此伯之大義也以下不言大夫專兵伐國會諸侯矣

會 據外爲主 事之成也 師已至宋單伯後至故不列序而言會 疏 左氏言以內爲主本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

秋七月荆入蔡 荆再見皆爲蔡事者夷蔡以夷狄治夷狄也春秋中外四伯中爲齊晉外爲楚吳雖有降殺而時勢相等故入莊世內升齊功卽外錄楚禍桓方得齊楚卽敗蔡齊方會北杏楚卽入蔡而諸侯內外從黨之分亦嚴焉宋爲大國服從中國方伯之國惟衛篤從中國蔡從夷狄劃然可分外如陳鄭從違不一功過相敵隨事褒之而已

疏 蔡從此二十四年不見經畧之也不記災不言聘外之也不專記事皆附見亦畧之也月者謹

荆者 楚莊世五見皆稱荆 楚也 自傳元年以後皆稱楚矣 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 謂其地在禹貢荆州也前傳云狄之此云州舉荆在九州本非四裔因其難化故分中外故凡外州國三目州也中國以國爲伙夷狄以州爲狄其例相同 州不如國 稱州不如稱楚王制一州二百一十五國州畧而國詳中國之附庸皆稱國外州之大國亦舉州此內外之大防亦七等之通例也

疏 春秋詳貴畧賤但舉州忽畧言之賤之至也故不如國 國不如名 名上有脫文公羊云國不若氏氏不若人當据以相補按以上州國氏人皆夷狄稱號之進退人名以下乃王臣稱謂之貴賤各不相通蓋國君之辭自稱人而止無名字之例王臣以人名字子見亦無國州之例氏

如赤狄路英氏甲氏人如下稱楚人是也名不如字公羊云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此大夫貴賤標號之例如天子卿稱子大夫稱字元士稱名微者稱人是也傳文有脫誤當據公羊補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衛已絕爲桓紀之八年一見鄭厲復位不書者畧之

也

復因下前行同會也春秋外會參國以上始於北杏至此而再故日復同會言桓伯會諸侯之始也傳以桓同盟爲特盟以桓會無外州國相錄至于晉盟乃以外楚言之不言盟者信未著不言以爲桓諱也

疏桓用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歸位五年不能一致諸侯于柯之會見其大信一年前從鄧之君備至鄄盟之會是其後二十年之間尚未能大會諸侯桓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勢使此其效也

十有五年年表鄭厲元年疏鄭世家子嬰十二年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

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鄭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于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入後

元年桓公篡竊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同會也 桓大會三也且以同會起同盟也 疏 衣裳會北杏一二鄄三此三大會爲相會之始故言之獨言此三者類不過三

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衛人伐郳 宋在齊上齊下宋也伯者必先有下人之志而後人爲之下梁丘亦是也獨宋

乃得先者大宋也宋公紋侯上尊卑之舊序無所嫌也

鄭人侵宋 宋鄭同會于鄄有侵事者桓伯未盛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伐宋也鄭從齊故下荊伐鄭復爲幽之會

秋荊伐鄭 伐其從齊也 疏 鄭受楚禍次于蔡故次見鄭受楚禍烈矣經多爲之諱不如蔡者不以夷狄治中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春秋二伯會盟始此言同也齊在宋上升齊爲伯內公在外公上也陳衛鄭三方伯也陳在上王者後次

宋也鄭在下伯次侯也伯爲方伯者畿內諸侯稱字也許初爲鄭屬國許稱男者伯子男一也言男以別內外蔡亦方伯專心事楚不書外之也曹以下爲魯屬魯爲青州伯一州之正帥長皆統于魯春秋內魯敘魯屬國外小國則不書許男在曹上者許以一國見序在杞下則內外不分也內得序七卒正曹莒邾滕薛杞故卒葬之小邾不卒葬者邾附庸殺之也滑惟此一序不序者也序者起晉在也不言晉者春秋方欲伯齊不使晉見也滑近晉春秋不以屬晉者二伯古制在內不統卒正故齊晉宋皆無屬國也桓初爲五伯首春秋之例同姓爲上晉復爲伯不可以序晉上故不見之于此言滑方授東伯即起西伯也滑稱伯與邢侯相起屬國皆侯爲卒正者不見侯而稱伯辟方伯侯也間稱侯者明其實也滑序曹下從伯爵衣裳之會一也衛自此九年乃不尊敘畧之也

同者据盟貫不言同**有同也**据同爲伯辭言同則有所指公羊同同欲也

疏按言同者兼以分制中外凡言同皆中國國故蔡在不言同也文以下同盟無陳此何以有陳文以後間用外陳之例陳記災言聘同中國也**同**

尊周也尊周外楚爲春秋二大綱桓伯時楚未大盛故以尊周言之晉伯以能攘楚從其重者言之實則尊周者

未能不外楚外楚亦即所以尊周也劉子云春秋之時天子
微弱諸侯專政皆畔不朝衆暴寡强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
中國不絶若線桓公于是存三亡國一繼絶世 疏 据推齊晉
從中國攘夷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伯諸侯 主會言同
者同起伯辭齊言同二晉言同十三
齊言尊周晉言外楚二伯升降之序**不言公**据言會下序小國**外內**
寮一疑之也外宋也內公也同盟信辭公與齊盟而寮舊
後要盟是伐同盟故內不言公疑之 疏 說以
爲同寮謂
宋與會
邾子克卒莊世不卒小國此卒者明由方伯所壓之卒正進爲
見經之卒正也春秋內六卒正列盟會邾初稱字後
列北杏稱子以前稱
字卒之以明其進也
其曰子据上字
儀父**進之也**列會北杏明爲見經卒正也王制一
州七卒正見經共六者一壓于方伯
故不見邾初爲方伯所壓之卒正紀亡因移邾以備六卒正
故得同盟會得卒葬卒正例稱伯子者明進之也非實卒正
也始卒故不日不
日故不葬畧之也

十有七年天王僖王崩不志僖王事不見經疏周本紀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僖王崩子惠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春秋惟大國乃以執見齊晉宋楚是也方伯以下無之

人者据執或目君衆辭也据衞人立晉以人執据執祭仲人爲貶與之辭也据與討賊同不稱齊侯爲伯討者詹卑者愛齊侯故不目春秋以人執諸侯以諸侯執大夫以尊治卑以衆治寡之義也齊侯大尊鄭詹大卑變文起何故稱人爲與辭鄭詹据死貶鄭之卑者据來不氏知非貶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据獲萬不書有大夫國卑者不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据內以接內記未命大夫逃來則何志焉据取郜鼎不言宋取于郜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此紀事本末也人與物不同辭鄭詹鄭之佞人不錄其執則逃不明無以起佞人也卑者來亦不因佞志之鄭詹鄭之佞人也据人執逃來知有罪卑者書執來志佞也論語放鄭聲遠佞人疏左氏云鄭不朝也當是因詹巧佞鼓惑鄭伯故桓公討而執之

夏齊人殲于遂【疏】地理志泰山郡蛇丘下云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遷于隧也

殲者據與敗同辭盡也據字訓緇殲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据郝

子妝部子以妝者加之王師敗績于貿戎文乃同此無遂之辭也無遂者遂已滅如言遂人殲齊人是遂未亡之辭遂已亡不能先言遂人無遂則何為言遂據亡國當地邑遂已亡不應再見其猶存

遂也存謂本亡也而存之春秋存中國存陳內存公經意本亡不存遂其言遂者猶有存之意焉存遂奈何

問其事實曰齊人滅遂上十三年事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此傳但言因氏舉其爲首戍按三傳經有明文之事莫不相同郎此事甚小而三傳所同也言國氏遂左同知三傳原不求異齊人殲焉遂亡已久故家舊族能爲國復讐雖不齊于亡春秋嘉其事存之謂遂猶有人也此謂狎敵也傳曰不狎敵不邇怒【疏】故以自殲爲文與棄師梁亡同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卑者來不志志者謹以俟逃來不志志譏內受罪人也

逃義曰逃言逃者譏內之爲逋逃藪也有罪見執于伯國宜待罪聽放所逃之國亦不得受罪人言逃絕之亦放佚之意

冬多麋劉子云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牡獸之淫者也莊公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疏班氏云諸侯射麋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劉子云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會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應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据日食記見日治也夜食食在地不可見日王者朝日玉藻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疏此謂頒朔禮也

天子不朝朔朔由天子定也朔日天子于東門外朝日明法天也退而頒朔于天下因朝日見日體有吐狀外壞知其夜食之也 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 謂以天爲君也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言朝以臣事君之辭也 貴爲諸侯必有長也 謂以天子爲天也王以天法頒朔諸侯受朔而布之是以天子爲天也 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朝日即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朝朔即玉藻聽朔于太廟也諸侯受治于天子天子受治于天故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春秋以魯年繫周正即天子頒朔于諸侯聽朔于太廟之義也

疏 此亦所以見記日食之意

夏公追戎于濟西 王制西方曰戎戎不在東在東非戎戎伐凡伯于楚邱戎爲衛以此推之則戎者曹也何以知爲曹以下定日濟西田也曹爲同姓卒正首故經不言魯曹侵伐之事不致者在內也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 據下言齊侵至莊世一國辭得言伐也 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 齊可言侵戎不可言伐言追使如過竟公怒追之不以伐我所以成公美也

疏 左氏

不言其來諱之也于濟西者據地下濟西舉水名大之也據守于河陽大天王何大焉下不大此獨言大之為公之追之也公追故大其鄙不大者此追戎彼追齊齊大國戎外夷以公追之故舉大追齊不可舉大也

秋有蜮劉子云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時莊公娶齊之淫女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當生篡弑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大夫亦誅

一有一亡曰有據蜮南越生一猶或也蜮射人者也劉子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毒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疏蔡世家楚虜蔡侯以歸哀侯留楚九年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肹是為穆侯自獻武獲以後不記蔡事者絕之也不志卒者亦絕之也從獲至齊桓伐蔡乃記蔡二十七年乃記蔡事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劉子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既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二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生事者謂生平經常也專之可也謂救患除危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譏以爲救莊公危也公于遂擅生事春秋議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媵淺事也不志大事非常者乃志此其志何也據內媵不書當言如陳不志媵事辟要盟也要盟生事遂盟也辟者所以免結之罪也疏結以媵至鄄遂齊宋來伐魯生事要而盟之大夫以君命出疆例言如而不繫事以常例言之結事當云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則是結生事要盟迹顯著妄生事如公于遂也春秋以莊公有危許結生事故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盟則結要盟之迹不著言遂以著其遂事之實言媵

以辟乎要盟之名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故許生事而辟之然終有專制之罪故特言遂以明

其意何以見其辟要盟也据遂命不辟媵禮之輕也媵婚姻之小事例不志盟國之重者也盟事大故以日志雖微者盟猶志以輕事遂乎國重据凡言遂皆以重遂

輕似以京師遂晉是也事論重輕如晉命結往陳以二事論自當以重者爲主不能爲輕者出而遂重事也無說

別無所解則明辟其要盟不然則書如陳遂及盟則結有要盟之罪以輕遂重反若爲盟出媵爲遂者所以免其專命之罪

其曰陳人之婦据陳侯乃媵當言侯夫人畧之也据言人言婦畧以起意不在陳事辟下要盟耳

其不日內大夫盟例日數渝數猶速狄盟內冬渝惡之也柯盟不日起木信此不日惡渝各爲一事成人之美也因渝盟故稱盟內疑之也鄧陳地也陳侯亦在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疏】再發傳者莒異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言伐鄙者齊在魯西北[illegible]在魯南莒在魯東宋人陳人不言伐我言西鄙者從齊言之

其曰鄙 据哀以上伐我者皆言鄙 遠之也 据鄙爲邊鄙左傳所謂疆場之事故鄙不言鄙以其近也 其遠之何也 据定哀以上師人近皆不言伐伐皆鄙 不以難邇我國也 伐我恥辱故遠言鄙 爲內諱傳曰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 疏 臨天下謂隱桓不言伐也臨一國謂莊至昭言伐鄙臨一家謂定哀言伐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內本國外諸夏一國言內諸夏外夷狄天下言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如故月詳錄夫人之踰竟所以譏內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疏 再發傳者因其月疑不同

夏齊大災劉子云外災不言其宮館者畧之也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嫡庶屢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以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疏齊一紀災大國也伯故次宋

其志據大國得紀災不同中國夷狄然齊災多矣何以獨于此志以甚也因甚而特于此志以起例疏五行志公羊以大災為大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我二傳作戎莊世伐我當言鄙戎者何我也諱其伐我故託言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不正前見也疏鄭世家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厲公初立四年亡居櫟居櫟十八年復入立七年乃亡凡二十八年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婦人弗目也再傳者疑夫人有罪當如夷薨言地此與夫人薨于夷相起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月者緩方伯正例日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甸粟而納之三宮

肆失也【疏】失讀爲受謂受眚故也受篆似失眚災也【疏】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災鄭君云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遺大喪若曰此社稷不馨鬼神不饗使鬼神不遲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災弭殃後災紀也紀喪紀也失故也【疏】故讀如祝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鄭君云甸人受喪事受眚災大祝爲禱詞語之使以禱藉田之神也爲嫌天子之葬也天子葬乃用此禮今不曰受眚災曰肆大眚者辟其名也主書者禮公族有罪刑之于何師文姜與弒當誅今乃禮葬故言甸師之事以起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据葬我君不言小非君也据小邾言小與邾別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小非君也其曰君何也妻統于夫言及有尊卑之別春秋所以別嫌明疑當絕正其義以其爲公配夫人爲公敵體承宗廟繼萬世主內治爲公配也可以言小君也配公不可與臣子同辭得言君也言此故禮必親迎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殺公子必言大夫言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不日世子也疏陳世家二十年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陳蔡鄭楚言殺公子公孫無不氏大夫者惟盜殺乃不言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据方伯國殺公子當言大夫疏陳不正見公子皆有所起禦寇世子招弒者留招所立過招黨公子未命爲大夫也言非命大夫也御寇爲世子公子不命不見經以此見非公子乃太子也疏下書陳世子款此如稱世子是陳有二世子也諸侯盟會非世子不得書此爲辟兩世子以稱公子

不言大夫以起爲世子左傳作殺太子與世家同

其曰公子何也

据莒無大夫乃不言大夫而互目公子此例不同

公子之重視大夫

此以親敵尊也 疏 公子親也大夫尊也公子雖不命春秋以親親之義推而重之與命大夫比故公子與大夫同以名氏見此親親之道故御送不言大夫得見次國大夫尊公子亦與之同尊也

命以視公子

此以尊敵親也大夫命于天子以名氏見書亦如公子以氏見此尊尊之義傳言所書之故也此一見例起世子也 疏 莒殺意恢不言大夫曹殺大夫不言名氏互以相起次國大夫與小國尊卑不同公子亦與小國異也一本作命以執公子

夏五月

以三月首時者文姜方葬又謀取齊女再有女禍故不繫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日者起公盟又公與齊交至因此爲信辭也不致在內也

不言公高傒伉也

齊卿見經者高氏國氏崔氏慶氏欒氏陳氏共六族國高爲正卿與春秋相終始所紀外匹族一卿三大夫齊得晉之半詳晉畧齊也

冬公如齊納幣劉子云非釋父仇取齊女

納幣大夫之事也據公子遂納幣不譏上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使者將事唯親迎乃親事焉

禮有納采士昏禮納采用鴈鄭君云將欲與彼爲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有問名士昏禮賓執鴈請問名鄭君云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有納徵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君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疏】接不言納吉卜吉乃納徵納徵可包納吉

有告期士昏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鄭君云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夫家來也夫家人必先卜之者得吉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四者備而後娶禮備然後親迎禮也以士禮推合諸侯亦如此禮

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劉子云公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疏】親納幣者譏公淫也公淫不可言譏納幣而已

故譏之納幣禮使人公雖如齊亦當使大夫代行因淫乃目公不起淫當目大夫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桓會不致此如桓會致者危公淫也

祭叔來聘祭叔與祭伯祭仲同為監大夫王臣稱祭公以字行之伯仲叔皆監也閒因居一州之中方百里者九三監國主方百里者三以外諸侯為方伯統之與方伯本國別自為政方伯本國大夫不得干與方伯事三監亦不與方伯本國事與天子事今來聘是為監而兼為天子行也疏惠王不見天王稱惟此及王人會

其不言使何也據祭伯無聘文此聘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女叔傳曰天子之命大夫也公羊單伯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夷伯傳云魯大夫也內臣謂天子大夫為魯監也內謂魯不日天子之內臣疏稱字大夫常文當云天子之大夫四選皆內臣不得大夫獨稱之聘有君命亦不得以外交為聘不正其外交天子大夫禮得為行人適諸侯然既為監大夫則又兼臣屬于魯聘魯當別使人不得因其適魯之便兼使別國故不與使也凡聘皆言使不言使奪其使也本使而奪其使明監大夫不得奉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劉子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日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

萬物萬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 疏 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非有禮典故事 以是爲尸女也 劉子云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入齊與哀姜淫 無事不出竟 劉子云天子諸侯分土而治天子無事不得出折內諸侯無事不得至封外故出則有告祭之事

公至自齊 惡事不致此致者因在齊故致以危之也

公如往時 如出疆侵伐晉禮朝會盟皆同也 正也 出疆得禮例時 疏 此非禮時者言觀惡事惡事不致致則危之謹女禍 致月故也 致月謹之者故也如往月亦故也此互言之耳 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自莊世以下例往來皆月危之甚 疏 隱桓以上不致則爲變入莊世致爲常事又以月起其變常則來往皆時夷狄往皆月危之也

荊人來聘 荊人聘起公貳于楚 疏 荊前三見皆惡事自稱荊此爲善事乃稱人入僖世則稱楚矣

善累累積也而後進之據書狄救齊疏伐衛救齊善累而後進之稱狄人其曰人何也據荊前無善事夷狄聘一事未累而遂進人之舉道不待再據來聘者皆進大國舉貴小國舉名聘道也道爲大美善爲小節善累後進舉道不待再大小異也能聘用夏變夷崇德化兵爭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上言荊來聘此言遇齊侯明公篤于中國而外夷狄也

及者據在內言會內爲志焉爾言公急求齊和遇者據或言會志相得也非記災之國不言遇言遇者皆中國故以相得言之言內相得從此不疑也有伯以後不言遇

蕭叔朝公朝不可在外聘則有在外者蕭宋封附庸也言朝者亦魯春秋不以王後爲方伯故于魯言朝蕭已滅食采三十里故稱字後楚滅蕭則並采邑亦廢蕭遂專爲宋邑無食采之人矣此非卒正不記來朝記者爲譏外朝也凡卒正以下例不記朝朝皆有起卒正常朝不記記皆有起也

微國之君故言朝也附庸與屬國言朝未爵命者微國附庸也字者三十里疏地理志沛郡蕭

下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其不言來据邾子來會在外言來於外也据曹伯來朝朝在內也朝於廟据來接內在廟正也春秋禮朝聘于廟不可自專歸功先人示不敢當故言來朝不目公也于外据不言來又目公非正也据會在外言來朝在外不言來明朝在外春秋所不許疏後蕭屬宋者附庸爲所食之間田不得自有其國如宿穀皆目爲內邑是也

秋丹桓宮楹劉子云莊公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

禮天子丹据莊譏丹楹疏今注疏本無丹字据御覽一百八十七引傳作天子丹補諸侯黝黑色堊白土白色疏堊當爲卿卿邑傳文脫卿字大夫倉青士黈黃尊卑各以其邑爲序丹楹非禮也劉子云諸侯有黝堊之邑無丹青之采疏非禮謂僭天子丹南方黝北方天子南諸侯北以相別異也倉青東堊白西卿大夫皆在左右黃以土居中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不日反其小國例也曹爲卒正之首始日起其侯也一見已明以下反其

卒正例明春秋以小國接之也若以日言正不正則竟與大國同故以後不日 疏 曹世家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晉邑也盟扈晉在也遠盟扈諸侯皆在也不言晉故不言諸侯不言晉方欲伯晉晉同姓當敘齊上故不出之也 疏 莊世不敘晉据管子齊桓與晉交涉事經不見晉諱之也桓盟不日此盟日者以其有魯大會故日以起之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劉子云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

禮天子之桷斲之 齊之使平 礱之 磨之使光 加密石焉 以密石為飾天子禮數備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 不加密石殺也 大夫斲之 不礱也 士斲本 不純降于大夫 疏 禮含文嘉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磨之天子加密石焉宋均注云大夫達棱謂斲為四棱以達兩端士首本士斲去木之首本會細與尾頭相應禮記禮器正義引國語亦有此說 刻桷 据刻桷與禮合 非正也 刻雖

近禮然以齊女入而刻爲失正不合于道雖合禮不達權者爲非正春秋不以正待之夫人所以崇宗

廟也夫人所以奉承宗廟祭祀宗謂尊奉之取非禮傳丹楹非禮與非正傳刻桷非正而

加之于宗廟据于桓宮也言宗廟謂五廟皆加飾不獨桓宮以飾夫人劉子云丹楹刻桷以夸夫

人謂夫人來當廟見欲夸耀夫夫人故加飾之非正也誣蔑宗廟以悅婦人失正也刻桓宮桷丹

桓宮楹斥言桓宮据言新宮傳云稱諡如疏之然以惡莊也据常修不當獨于桓獨言桓者

莊取仇女以薦于桓廟尤惡言桓以惡釋怨且如疏其禰也疏傳以失禮者爲非禮雖合于禮事不當行爲非正禮

與正有別失正較失正禮尤重

葬曹莊公小國之首故九卒皆葬特筆以起爲卒正長也許凡卒亦皆葬與以外卒不盡葬相別也

夏公如齊逆女劉子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日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

二兩加束修二日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日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敎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纏以履女正拜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貳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女稱其父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屬不珍之東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疏 稱母者昏禮不稱主人之說也昏禮不稱主人使者辭命之事經書則不然故宋公納幣言使也公羊云以禮說主經言之耳人卑稱故君貶稱人必曰使寡君則稱使之禮也婦人命不通使者云母命而已國語季氏母賦綠衣之詩意亦如此公羊云稱諸父兄弟師友也

親迎恆事也不志不據常事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取讐深惡之

秋公至自齊後有女禍故謹夫婦之禮始不正者終必亂也常事不書詳言之者謹女禍也

迎者親迎在塗之儀先師所傳文不見于禮經行見諸在道則車相接可以揖見舍見諸上舍則館

相近可見言見者防淫佚不同止宿先至據夫人入在後非正也先致公者別公于大夫以下言入也公不可同入故先致之也疏不言非禮言非正者為仇女經故別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劉子云哀姜入與其弟叔姜俱言入拒之不使得入也言日謹之也仇人女又先與公淫後有淫亂之禍又崇飾宗廟以悅之惡之深也拒之則魯不致弒二君

入者據文姜言至內弗受也據與纂同辭日入據入多例時惡入者也據與滅國同文謹之乃日何用不受也據臣無外君之義君親迎不受外君也以宗廟弗受也親迎已至行告至禮于廟言入致于廟之辭以宗廟臨之明不得入不外辭弗內辭當受而不受例言不不當受而不受故言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據用致有辭乃用弗受娶仇人子弟襄公女也以薦舍於前謂告致也夫人以宗宗廟禮有廟見及奉粢盛承祭祀其義不可受也夫人當同奉宗廟仇女不可以見先君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大夫之妻一作世婦禮二十七世婦世婦卽二十七大夫之妻一事二日謹之至也以此起男女無別故哀姜淫于二叔言大夫者起二叔淫禍

覿據臣下言覿見也據用幣贄以見初至禮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也據男女異贄凡議以夫人夫人當饗出竟皆所以遠嫌厚別示無外事也不言及據男女有別夫尊當及妻不正其行婦道夫妻同贄故男女別數不言及據周禮用幣為世子之禮今大夫不用羔宗婦不用棗栗而同用幣蓋以世子之贄贄子夫人周禮世子執皮幣以繼子男之後又云大國之孤公之孤執皮幣以繼子男之後孤卽世子之稱故列數之也劉子云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夫人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敬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公弗聽又丹其父桓公廟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劉子云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于中必見于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

不黨故卿以羔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鴈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贄質也**疏**班氏云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質已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冬用雉夏用腒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以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臭腐也

婦人之贄棗栗鍛脩劉子云婦贄不過棗栗用幣非禮也班氏云婦人之贄以棗栗鍛脩者婦人無一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傳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用者据敖不言用不宜用者也据用牲言用也傳例凡物當用者不言用非其宜乃言用也

大夫國體也天子所命以爲股肱其位尊而任重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例時日以謹之一事兩日也

大水劉子云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冬戎侵曹劉子云曹不用賢羈之諫敗死于戎戎者何內也不言內者內辟侵伐曹故詭其名也不言敗畧也日爲

曹羈諫其事

曹羈出奔陳劉子云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不聽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知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違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奔陳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曹無大夫其曰曹羈賢也

赤歸于曹郭公劉子云齊桓公出游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野人曰齊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爲墟也郭亡國在齊竟稱公已失國也失國之君稱公從下目之也稱爵者以天子臨之已失國從下也

赤据與突歸于鄭同疑曹君蓋郭公也据曹無赤知非曹君蓋疑辭經郭公字先師所注故傳不釋又云蓋

也【疏】云曹無赤者不記赤卒譜帙亦無赤君也何為名也據出奔當言爵國不擧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失國而歸曰歸外歸將謀據有曹也【疏】赤乘曹亂欲據之為國如突十鄭諸侯失國歸于本國正也外國非天子所封私入竊據專地棄舊大惡也外歸非正也非正故名言歸使如內歸然以正其義故與內歸同文也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蔡不見來聘陳後不同盟何以來以見監者之制也陳何以來聘見監者陳初為中國也以監者來聘明為方伯事蓋禮監者居間州以主一州之事與本國事公私各別此言陳使監聘與魯言單伯會伐同桓公以二伯帥諸侯方伯皆各如禮以監者領事所以尊王命也【疏】方伯唯使大夫相聘不自相朝相遇曰會而已所以別于事大國也陳此記聘志季子報聘並明陳方伯有監者也

其不名何也據陳有大夫無不名氏天子之命大夫也惟天子大夫乃不名陳見二監

女叔與原仲是也天子大夫爲方伯臣方伯如天子之縣疏陳爲方伯女叔天子大夫爲監于方伯者故不名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書葬者絕也不正日前見也自六年朔入至此二十年不書衛事絕也鄭幽伐鄭書者爲齊桓錄之疏衛世家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班氏云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劉子占見下年鼓據在用上禮也據不言用傳救日以鼓兵用牲據鼓不言用非禮也據言用也天子救日置五麾置于社上疏麾旌旛也麋信云各以方邑之旌置之五處也陳五兵疏五兵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也孔穎達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也五鼓劉子云劫嚴社而不爲驚靈皆以五者應五方五邑也社主土在中主黃並于四方交責之疏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也楊士勛云周

禮六鼓云以靈鼓鼓社稷則用靈鼓別以方色異之而已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

天子諸侯有社麾鼓兵皆于社陳之以劫責陰道社為陰主責之以救日

疏 揚士勛云去黑黃二色

大夫擊門

据下于門非禮

士擊柝

士卑故殺大夫士無士不立社故但有所擊聲陽也擊聲以充陽氣

疏 御覽杵部引作士擊杵

言充其陽也

劉子云日食乃陰氣大甚以上減陽光故鳴鼓攝之朱絲縈而劫之直責逆者不避其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統傳也再發者杞魯屬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劉子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日陽者陰之長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大盛以壓于陰陰壓陽固其塡也惟塡壓之大甚使陰不得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大甚以滅陽精以賤凌貴以卑凌尊

大逆不義故鼓而攝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辟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鼓以驚衆辟水難使衆知戒爲禮也用牲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可以已矣用牲者祀之也與雩祭禮近方揭劫之不應用牲故言用以譏之也救日以鼓兵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曾子問孔子曰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疏 按漢制天子救日食素服辟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伐鼓大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閒鼓音近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

救水以鼓衆鼓衆使辟水也此言鼓之得禮也按諸侯立社大水但當責社不當于門救日大夫擊門故用牲于社非禮于門尤非禮也

疏 公羊傳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謂責陰于社爲禮諸侯責陰于門非禮耳說者多誤以爲說用牲則與用不宜用反矣

冬公子友如陳　桼不言如陳亦不言如此何以言如陳因下奔于陳也內諱季子之奔以如言之故此先言如陳也【疏】友桓公子莊公母弟凡七見經陳見友如二以外統不言如知此爲奔也按杜氏說友與莊公同生爲雙生一名同一名友如易之同人大友也【補疏】今本作有古字通論語學而章有朋自遠方來有古本作友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戎者何曹也不言曹諱伐同姓曹爲青州國于是不服爲內病矣故終春秋魯曹無侵伐之文也自此以後不託於戎託於狄矣【疏】以上無狄以下無戎者西方曰戎王畿在西故先治之也狄在北故緩治之不言夷蠻詳西北而略東南也

夏公至自伐戎　致者得意不分伐會也

曹殺其大夫　小國無大夫曹爲小國首故一言大夫以示例經惟大國齊晉宋有不名氏大夫小國曹一見其餘方伯大夫皆名氏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大夫者羈之徒賢者也羈奔又殺賢者故狄曹也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据方伯大夫無不名氏者無命大夫也据曹無大夫謂大夫盟會不出名氏以見小國無大夫之例也方伯比于天子卿其卿比于天子大夫經稱大夫不稱卿者從天子內臣之例推之歸權于天子收指臂之效卒正國君比于天子大夫其卿比天子之士以天子推之則小國卿當為士不得稱大夫故于曹以示例此為先師最初確說無命大夫方伯以上國大夫在盟會稱名氏許曹以下經但稱人無名氏其大夫未命故但稱人曹卿比干天子內侯當為元士而日大夫大夫為方伯卿正稱宋卿則尊曹卿則卑皆非正辭曹非大夫而稱日大夫為進之若日是可進為大夫疏莒邾紀錄大夫皆不日大夫以名目曹在卒正首循以大夫見賢也据進知以賢疏校春秋諸侯三等以中等立法魯為侯從魯言之又從中而上下見故盟會稱諸侯不言公伯子男因其以侯立法于諸侯大夫仍從侯稱之小國卿則士也稱為大夫特不名以示例亦所謂號從中國也此為定說後來相傳此說甚微故不名之例傳以為賢公羊以為眾左傳于宋不名亦有眾之說非本義也為曹羈崇也因羈賢之奔殺事同經凡殺後奔奔後殺皆為徒黨前年羈奔此殺故知為徒黨或日羈見幾而作為明

哲保身此好盡言於亂【疏】傳曰爲伯姬崇也崇尊也言爲羈
國而不去所以殺身而崇之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
也此言羈賢賢也羈友亦賢也主爲羈
故前名此由羈崇故言大夫而不名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者何州舉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州荊州州舉而國楚徐州舉何以不國曰
蔡卽徐州之國也春秋三舉州荊徐梁是也此其伐之何中國
可以治夷狄何爲不以齊主之愛之也何愛之治夷狄當自楚
也【疏】至此乃見徐州國不見方伯則不見其
屬國十年見荊至此十六年再見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
蝕以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
見戒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既嫁不踰
竟踰竟非正也譏與姜氏會同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不序衞不至也衞
專事中國桓會唯

此不至 疏 劉子說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野闢土殖穀盡地之制則臣不如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如弦甯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固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則臣不如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力也

同者据會不言同有同也据同圍齊知言同有所事同尊周也盟言同尊周因有同乃言同也 疏 春秋以同盟起二伯初言同者喜始集也傳以齊之同盟爲尊周晉之同盟爲外楚以桓主尊周右桓也 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春秋至此乃以諸侯授桓爲二伯前猶有疑至此內外皆從不復疑其授之諸侯何也据下有侵伐齊桓得衆也內得魯外得宋陳鄭是得衆之辭 疏 陽穀事爲偏至此得三方伯一王後常序不在者惟衞蔡故以得衆許之桓會不致据晉會致安之也傳曰致君殆其

往而喜其反安之

桓盟不日據內盟例日信之也傳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據盟例日渝不日如不盟信不日亦盟如不盟也大信其信信故不日【疏】桓信著于天下諸侯翕然歸之其信著故不日也

仁其仁其仁昭著會無危事故會不致

衣裳之會衣裳會謂糾合條約爲文事而會論語所謂會同則以司空居守司徒與司馬同出傳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不爲兵事而行者

十有一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疏】據管仲未死以前爲衣裳會也十一者北杏一二鄄三二幽五屆六貫七陽穀八首戴九甯母十葵丘大會衣裳也孔子言九合者合二鄄二洮爲二會據地而言傳據實數也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孟子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據此則桓盟皆然不獨葵邱

信厚也桓公之信著

【疏】劉子曰伯成子高謂禹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同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行至公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春秋日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兵車之會徵兵乞師爲征伐而會則以仁者居守故司徒

不出司空與司馬為左右所謂知者慮義者行四据傳洮鄄牡丘淮也皆在仲死後故孔子曰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未嘗有大戰也劉子云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北伐山戎使奉朝覲未嘗有大戰亦不血刃愛民也桓公之愛民仁也疏伯者之本在于仁信故春秋重信愛民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故以仁信許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不如者也不如而言如知為奔此與女叔來聘相起陳不言聘因女叔乃言聘此以見原仲乃言如女叔傳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仲字與叔同天子大夫不名也陳為方伯故女叔與原仲同為三監疏按天子賜晉原周然則原周原仲所食者

言葬不言卒据葬必先言卒不葬者也經無其事又以大夫不與諸侯為禮不如天子卿尊得相通知例不葬左氏言非禮即此意不葬而曰葬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卿則惟大夫乃會葬之不通于君則不書此通季子之私行而書之左氏云原仲季友之舊以為季子自以友義往葬之也諱出奔也不言葬則如陳為出使不足以起奔言奔則公子賢不忍言故言如使若出使言葬以起出奔以不葬起非正行公子結以輕遂重

起非要盟公羊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亂也史記以季友意亦同也疏為陳女所生公羊又以為文姜子杜氏釋例以季友與莊公同生一名同一名友言季者以與伯同生別異之實居長故三桓以季為首案奔陳女家也文姜雙生而使陳女母之

秋杞伯姬來不言及不月不繫事歸甯正例

莒慶來逆叔姬莒無大夫其言莒慶以其來接我日之也逆當言女叔姬自內稱之不與夫婦之稱

諸侯之嫁子女子子於大夫外大夫主大夫內同姓以與之諸侯大夫尊卑不敵不相為禮故使同姓大夫在外主之其禮與王姬下嫁諸侯同也來者據紀履緰言來接內也據朝聘言來皆接于宗廟與公相為禮不正其接內尊卑不相敵也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據夫婦辭親迎言女公如齊逆女是也

杞伯來朝凡卒正事方伯五年一朝合期則不書莊世至此乃書朝者則朝為譏也杞伯與伯姬同來非禮故書朝

以譏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也會城濮會衛也不序諸侯衛不來也衛不至故有明年之戰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惡戰伐故使之居下所謂客不言及也伐不日日者以至戰不言伐言伐以至之日戰也

於伐與戰据戰不言伐嫌戰有間事安戰也問戰地疏此二句弟子問辭戰衛戰在衛都兵至城下即戰疏二字師答辭

戰則是師也据齊衛有師戰當言師其曰人何也据戰皆言師齊侯二伯不得稱人微之也据人卑者若非齊侯然何爲微之也据人楚不以臣敵君

今授之諸侯內授魯親魯外授宋故宋衛雖不至而授者成其美也而後有侵伐之事去年幽盟授諸侯今年伐衛則明衛不服也故微之也微之使若微者之事非齊侯之意以爲賢者諱過也

其人衛何也據城濮戰獨人楚諸侯言師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不人衛則人齊為貶非辟桓公之例人衛使如二國皆微者之事則可以辟桓公也衛小齊大衛為方伯在夾國例齊為二伯在大國例衛統于二伯有尊卑之分疏傳凡言大國三齊晉宋也衛為夾國以齊比之則為小皆就五長立說毫無疑義

其以衛及之何也傳例有以大及小有以主及客此衛以主及客也問者以國大小同則言主客戲戰齊宋大小同言主客是也國大小異則大及小不分主客晉及鄭是也此當從大小例不得以主客故疑之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大國唯卿以上異于夾國大夫以下爵秩皆同唯言主客不分大小

其稱人以敗何也據燕人戰言人敗言師楚城濮亦戰言人敗言師不以師敗于人也據紀城濮敵言師故以師敗此齊言人不得言師也師重人微不失其序泓戰譏襄公乃以師敗于人幽會衛不至桓怒而大敗之衛滅之端兆于此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此不日者日者起其實進子繼父

秋荆伐鄭董子說春秋愼辭謹於名倫時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辟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辟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辟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與嫌于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不言人者侵伐中國反其狄道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是齊侯宋公也人者功淺不足錄使若微者也善者功小不足錄

冬築微公羊諱以凶年造邑左傳邑曰築傳以爲虞利似有異同然下傳云民勤于力則功築罕冬築微春新延廄以用民力爲己悉矣又云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是傳以築爲修築用民力築時更令山林藪澤各出財物以供所費非以築微爲虞利築臺乃爲罷民力也然則三傳皆同矣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王制云林麓山澤之地以時入而不禁山澤不以封與民

共之但以時入耳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污池皆春秋學

虞之築微設官以收其利**非正也**孟子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疏】經言築微傳以虞山林藪澤之利爲言者凡所修築必取資材用上有造作則民不敢取用凶年而更爲此故書以譏之凶年則當弛山澤之禁

大無麥禾劉子云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日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是時夫人淫于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遂不寤改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患也【疏】麥禾之災皆冬前例應書于築微之前後書災公羊云諱以凶年造邑也且使與臧孫告糴連文使非國記災臧孫之意如此也

大者据無麥禾不言大**有顧之辭也**据麥苗不同時**於無禾及無麥也**禾實在秋末麥實在夏麥實時禾正爲苗大水麥苗同傷此無麥時苗尚秀一災不書故於無禾乃追錄無麥

臧孫辰告糴于齊與大無麥禾連文者無麥禾之災史本不書臧氏据此以告糴耳故曰私行也【疏】公子彄字子臧孝公子僖伯見隱五年經其孫始氏臧即文仲也莊三十八年左傳正義引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

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按不卒達瓶者桓莊不卒大夫也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疏】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無三年之畜一有凶旱民無所食則餓殍散亡國誰與守是亡國也

一年不升謂此年無麥禾告糴諸侯諸侯謂齊告据或言乞求請也不言乞求此得禮不言乞求也糴据歸言粟糴也糴以財易粟也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魯饑無食時米粟不出竟告於齊乃得以財易於齊也不正一年不升遂無食而告糴是國無蓄積危殆之甚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据奉使言如出竟必言如帥師會盟不言如非善亦如私行所以爲内諱【疏】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以爲選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夸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死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三年耕餘一年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必餘九也不足明不足以備災祲無六年之畜曰急急迫危於不足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魯無一年之畜言此以明其危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據歸粟於蔡言歸不待於告言粟歸之不以財相易正也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按此務稽勸分之禮也孟子曰無遏糴有無相通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交鄰無道有災外不相救待請而糴傳言者譏內也

古者稅什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豐年補敗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所謂耕九餘三以所餘備凶災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已有餘不外求救於鄰國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三十年則有九年之畜雖累凶而民食足一年弗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君子孔子也非其失制用之道不言如據大夫出竟言如不繫事不言如亦因臧孫自請爲內諱也使如私行辟國辭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據廐人掌馬政又在延下也法廐也據路馬之廐名延也【疏】南門傳曰法門其言新據臺囿言築有故也據雉門兩觀言新先言災有舊有故則何爲書也據修舊不書古

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班氏云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春秋穀梁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于力則功築罕王制曰用民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疏 大司徒四曰弛力鄭司農云弛力息徭役也大荒乏則令邦國弛力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凶札則無力政不均地政

民勤于財則貢賦少

疏 大司徒二曰薄征大荒則令邦國薄征均人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財賦恤其困乏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

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疏 玉藻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劉子云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召公述職當蠶桑時不欲變民事故不人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劉子云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而浴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滅尚及否將生臭惡聞于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二叔作亂二嗣殺死卒皆被辜

一有一亡曰有**疏**蜚南越蟲非中國所有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不日失國也且與葬日相起

城諸及防

可城也凡城修舊不譏此譏者凶年修城以大及小也据漆閭邱不言及大小敵城無尊卑言及則必以大小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疏詳見次郕欲救郕而不能也據與次郕事同不言公據郕言公恥不能救郕也郕不恥者滅在紀郕已屬我為齊取故恥深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凡二見八年郕降及此皆齊國事

降據在鄣上猶下也據郕降于齊也鄣據郕降國辭紀之遺邑也據言降知邑下繫紀事知紀遺也遺邑非齊取未盡蓋附我者不繫紀者因屬內公救大之如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言齊侯葬有喪主也疏謂紀季主之不使齊葬明季存祭祀之功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疏說詳伯姬卒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劉子云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

殺世子楚滅弦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內遇四止于此皆齊宋大國也疏魯濟內地也濟水經數國地入海因國名水從史文也此北燕郡薊之比

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數言遇故亦數記災大國也疏遇于齊約伐山戎也莊公許之而師不出言遇明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劉子云齊桓北伐山戎爲燕開路疏齊世家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

齊人者齊侯也据戲捷言齊侯其曰人何也据人微之愛齊侯乎山戎也愛惜齊侯不肯使孤軍遠伐戎狄故不言齊侯若微者公羊以人爲貶說小異其愛之何也据齊侯許男伐北戎言齊侯桓內無因國因國所受命者齊侯爲二伯自爲主也外無從諸侯伐北戎有

許男此獨言齊侯而越千里之險山戎在燕北以地記計之有千里之險北伐山戎据言北燕危之也劉子云魯君臣曰桓公師行數千里入蠻狄之地必不反矣故危而愛之則非之乎据危有所致難善之也据下出齊侯善其不辟險遠孤軍深入以攘夷狄僅善之者山戎禍淺僅為燕何善乎爾据山戎未見侵伐燕不言北燕者南燕微北燕國大名顯周之別子也召公周之別子為二伯封於燕國貢職不至山戎為燕禍貢職不通中國山戎之故【疏】齊世家齊救燕燕公後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山戎為之之為燕伐矣劉子云齊桓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竟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于齊【疏】燕世家莊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竟桓公因割燕所至于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疏此內築臺也與外築臺同文者用力徵財之事一也

夏四月薛伯卒疏莊世不卒小國卒起築臺也不名起不卒至昭世乃名乃正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劉子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巳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諸侯未親今又遠伐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何不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以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疏戎捷者山戎之捷也前曰山戎此日戎者言山別其種也言戎致宗廟舉其大名不別之也

齊侯來獻捷者據齊大國不親來獻也內齊侯也據內同不言使近世內本國外諸夏齊侯不來而言來內之如親來此內諸夏之詞也不言使據楚使宜申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据歸衛寶內與同不言使也〔疏〕齊伐山戎魯不在內齊桓使如內與同亦主善以內也

獻戎捷据楚獻捷不言宋此言戎捷

軍得曰捷据伐乃言捷戎捷伐戎所得楚捷不言宋不與楚捷於宋此言戎不別山者告廟以大名

戎菽也言所獻有戎菽也〔疏〕管子云伐山戎出冬葱戎菽布之天下劉子云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按戎菽以菽繫戎如郜鼎也中國所無因此傳種傳獨言之以記異

秋築臺于秦劉子云公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飾榭禍流三世

不正罷民三時凶年均力今春夏秋三時接續勞民築臺民力盡也

虞山林藪澤之利謂築臺財用取之于山澤與民爭利財盡則怨也

且財盡則怨虞利也力盡則懟勞民也劉子云孔子曰治民懍懍焉若枯索馭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畜之則吾畜也不以道畜之則吾讐也若何而不畏

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据築不志因凶年三築而志之〔疏〕劉子云太公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

道使民之要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愛而擾之則怨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慈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之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或曰倚諸桓也倚讀若奇異也疏桓能遠出討罪莊不從桓乃遠出爲人築臺築臺過舉伐戎得正非不勤民而功過異致譏公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傳言此者善齊桓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謂三築臺也虞山林藪澤之利即謂築臺所費非指築微也疏不從齊伐山戎乃又不與民修養因凶徭役罷盡民力譏其空勞民力惡內也凶年勞民摎利又倍大國惡也

冬不雨劉子云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之效

三十有二年疏曹世家釐公立九年卒子昭公殺立經不卒釐公補疏春秋二輪除隱桓定哀以外莊僖襄昭皆三十二年二公合成八八之數統計四公共成一百二十八年幾占春秋全年之半而有餘襄公三十一年僖公三

十三年酌盈補虛合全卦之倍數

春城小穀劉子云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邑乘春秋書之褒賢也疏言小穀者別于穀也自齊言之但云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以宋先齊遇禮近者爲主也外遇三止於此齊宋衛陳鄭疏經言遇者六終于此皆中國大國外州國通不言遇小國亦不言遇鄫子季姬又爲變例

遇者志相得也疏諸侯皆不疑也志宋者以大主之梁丘在曹邾之間曹在魯西邾在魯南去齊八百里以圖籍攷之相去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此如歷盟也八百里遠矣桓遠出會梁丘則諸侯從者多矣辭所遇方千里二百一十國今八百里中諸侯多矣今不序此小國是以辭之也遇所不遇据梁丘非齊宋來往之道宋公不遇者也遇所不遇明因期地乃會辭也大齊桓也不言會而言遇齊桓得諸侯也疏遇禮以近爲主序則當云宋公諸小國齊侯遇于梁丘反使小國主

齊侯是小齊侯故盡削小國獨舉宋以宋大國大宋即以大
齊也不嫌獨有宋者地梁邱諸侯在之辭也不嫌實遇者地
梁邱非遇之辭也外疑日宋內疑日公由外及內
也內相得言魯齊宋相得言梁邱由內及外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劉子云哀姜通于慶父叔牙謀弑卒皆被辜此惡也如正卒者諱也如子般日
卒也此何所見日莊不卒大夫此卒知不卒者日不卒知不日不言刺大惡未成不日其事親親之道爲季子錄之也

疏 牙飲藥而卒非其殺之如正卒故曰爲季子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劉子云人主智能知小賢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以莊公不知季子之賢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能見賢而不早用卒以賊嗣

路寢正寢也 正寢君疾所居 寢疾 疾將死爲寢疾謂移居正寢之疾小疾居內寢使侍疾 居正寢 据或言高寢楚宮臺下 正也 得正終之道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內寢婦人之居燕居在內寢至疾革則必移居不使婦人主之死當正終在內嫌褻也故婦人亦不絕於男子之手

皆以明慎終之義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劉子云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弒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疏】班氏云父殁則稱子某者屈於尸柩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按禮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

子卒日據子野日卒正也據野正卒正卒禮詳不日據子赤不日故也據宣弒也宣弒自立言即位無所見去日以起為弒也有所見據閔不言即位與莊同也則日據赤無所見乃不日內諱弒以不日起之至于有所見則不去日則一見不再見之例從一決【疏】閔不言即位有所見宣言即位無所見故般日而赤不日以有見不見故也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弒子般季子奔陳慶父未嘗奔也不言季友之奔而外慶父於齊者討之也夫人至自齊而曰孫慶父未出而曰如討賊之義也何以言如齊閔公為齊所立所以責齊也使慶父弒君者桓公之過也【疏】傳以為奔不言奔者為下再奔地也此諱言如下乃奔之若此言奔則罪已明再入為亂則齊桓之罪大矣

此奔也未如言如春秋訓其罪放逐之辭齊恒未討春秋乃逐之也其曰如何也据公子友如陳言奔此如常辭既討其罪則當以奔言之乃如其罪諱莫如深諱謂不言弒若言奔則彌弒故諱欲其深

疏推其諱惡之心惟恐所藏猶淺所辟未盡一有破綻其跡顯著則有失本意故欲諱則從其深深則隱能深則彌縫辟諱其迹務化其迹乃爲諱之善

疏如諱此弒諱牙殺矣諱子弒從日矣又諱奔言如諱之備則其事隱矣論語日

隱惡苟揚善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苟有所見春秋微而顯隱而著諱國惡本爲臣子之義然使別無微文見義是因諱可失其實此不可也故有一諱必有一見諱以辟指斥之非見以著莫見乎隱之義此下文不言郎位有所見

疏見與隱反中庸莫見乎隱謂春秋隱見備舉從臣子之義爲之隱諱從王者之法爲之者見隱見如陰陽無始循環無端置之非以養奸置之深必見之著也

莫如深也但得所見則不如深之以專其義不再於別條見義此左傳所謂微而顯董子所謂約而明也

狄伐邢春秋非同盟之國不言夷狄之事邢非州國此何以言之爲伐者之爲晉也晉伐何爲以狄言二伯一伐一救

不可爲訓故辟之也盟唐晉託之戎此伯爲託於狄自此以下皆以狄言初託戎後託狄王化自西而北也不言東南畧之也外州不言戎狄皆夷也不以夷狄言之稱于之國不言子者夷之言戎狄之事者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一言曹邾而已示例也

疏 邢不專記事北專記者見伐邢之爲晉也韓非子說晉伐邢桓公待其亡爲救之

閔公

按漢藝文志今文春秋皆十一卷師說以閔附莊末三年不改父道或附于篇末左氏經文則別爲一篇故古經十二卷今從舊例以閔附莊公之末仍爲十一卷焉

疏 魯世家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般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爲閔公

補疏 隱桓定哀二公同二十九年莊僖六十五年襄昭六十三年文宣成同爲十八年立平定哀以望隱桓同於二十九年其中也文宣成三公五十四年惟莊僖六十五年以較襄昭少二年加以閔公二年春秋十一卷前後相差惟此四年耳

元年

年表周惠王十六年齊桓公二十五年晉獻公十六年宋桓公二十一年衛懿公八年陳宣公三十二年蔡穆侯十四年鄭文公十二年秦成公三年楚成王三十一年曹昭公元年

春王正月

繼弑君指世子般為慶父所弑不言即位正也再發傳者嫌未踰年君有異親之非父也據閔於般為兄弟般未有子閔公哀姜娣叔姜之子尊之非君也據般未踰年未成君諸侯踰年乃稱君者一年不二君也繼之閔公以繼子般不繼莊公以般已即位如君父也者據不言即位與莊公同如繼君父受國焉爾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諸侯以大宗為亟凡嗣君于故君皆如子不拘世次閔僖兄弟傳言祖禰是也【疏】般閔以弟繼兄以兄為君父閔僖以兄繼弟以弟為君父諸侯盡臣諸父昆弟為之臣者與子同也

齊人救邢管子狄伐邢邢君出奔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

善救邢也存中國攘夷狄善事也【疏】善之故言救人者不足乎揚齊桓不早救待其敗亡而後救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先君未葬得稱君即位者禮以殯為斷未踰年雖葬不稱君已踰年未葬

得改元未殯乃不卽位

莊公葬而後舉謚謚由會葬不書者常事也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解見桓公十月乃葬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公何爲與齊盟閔之立齊桓與有力焉言盟以見子般之弒由於齊也爲齊侯諱故託以爲盟納疏左氏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立閔公專政不能謀納季子公何又不能自主据世家季子閔弒後乃由陳如邾

盟納季子也此慶父與齊盟立閔公耳爲賢者諱故託以爲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此季子奔陳其言來歸何因季子之奔一月有弒君之禍不忍言其奔而以來歸喜之也何以於此乃書因齊之盟而志之爲桓公諱也季子於莊公未薨時未討公子牙而立子般既立般何以不能保衞爲慶父所弒何以不自討慶父而出奔陳慶父與季子賢奸不兩立既因齊人立閔公何以能使閔公與齊會而盟納季子蓋慶父之弒子般實藉齊人

之力季子不能討而出奔陳齊近陳遠齊又賢不奔【疏】季子之
齊而奔陳明閔公爲齊立齊叔姜子故急欲立之耳事可疑
殊甚奔陳不書既書其歸而無出文且藉齊之力而歸宜有以
制慶父魯人喜其歸書既歸而再有弒君之事則又何喜之有文
姜至自齊而曰孫于齊季子奔于陳而曰來歸文例一
也喜歸者望辭懼有禍而望其歸所以深惡齊桓也

其曰季子 据如陳不字卒字不子 貴之也 据與王季子同子者貴在名字上所謂字不如子者也季子貴不如高子高子亦稱子內外辭不同季者字也子者貴之也子不言公子者言公子必以名故言字氏季從名而字者從字而子加二等也【疏】子者人之尊稱非爵也人於卑者名之敵者多字尊者則子之凡子游子夏穀梁子尸子公扈子之子皆尊稱之辭春秋子不爲爵雖滕子邾子亦是也稱字舉伯仲正如今人字爲舉行子則稱君公之比

其曰來歸 据內不言來歸與內女反曰來歸同 喜之也 得据來如外來已弃絕於國言來喜得之來歸者以內爲家繫於內如女反【疏】按盟納季子及來歸三傳說皆同此就經文書意言之也內賢臣不能討有伯者而助亂皆所不忍言故託之於此耳

冬齊仲孫來 公子慶父不當繫于齊國以親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者皆絕其天倫也

疏 仲孫左氏以爲湫公羊以爲慶父攷公羊子女子說明知仲孫爲齊湫以春秋之法說春秋則以仲孫託之慶父齊桓立閔公起再弒之禍爲賢者諱不可明言又不可全失實故其說如此三傳相同一就事實定一就經意言以原有二仲孫言來繫齊本爲例而經不見齊仲孫之文故以齊無仲孫也

其曰齊仲孫 据齊經無仲孫知仲孫慶父也

疏 奔齊不當氏齊季子言來歸以齊無仲孫魯無單鄭無祭陳無女原以周有單祭知同爲天子大夫氏族之學也

外之也 据繫于齊外之也

疏 弒賊不再見已弒而奔又反魯外之弗有從頁胥欒盈之比

其不目 据日如公子慶父 而曰仲孫 据公子之孫乃氏王父 疏之也 公子親也而日仲孫與仲遂同傳日不目公子公孫疏之也不名者方外于齊不可名之也

其言齊 据欒盈不反繫楚慶封繫齊 以累桓也 齊桓立閔故起再弒之禍慶父專季子奔皆齊爲之故雖爲桓諱而繫齊以累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稱人微之月者微國不地陽不復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王制天子諸侯宗廟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按此在夏蓋時祭也

吉禘据禘于大廟不言吉不吉者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疏言吉者祭爲吉禮除喪不言吉居喪言吉明不吉也吉時吉不見此明名理也

喪事未畢喪於五禮屬凶而舉吉祭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吉祭猶未配班氏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故非之也譏不三年也

疏此今文說也古文說卒哭而成事則祭但其禮簡略而已今文說則全不祭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劉子云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弑閔公而立慶父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

不地据當地武闈故也据隱不地不忍言僵尸之處其不書葬据孫于齊葬桓公孫邾討賊辭

又爲齊桓酖殺之不以討母葬子也據文姜以妻弒夫罪重得討又實未討故文葬桓公以成其討哀姜之討實事而罪輕於文因其甚明不加葬以此之不討葬起前之討葬也閔叔姜子言母統于嫡此之母子從文姜夫妻言之一輕一重一虛一實因文如此婦人夫死從長子非謂君母弒君臣子不當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劉子云夫人與慶父淫弒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疏此討賊也但從奔起義不追戮者緩追逸賊親親之義賊在外已爲討賊譏親之禮如不同國以此與文姜孫爲討賊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據慶父言奔夫人尊與君同言奔是臣下逼逐之春秋既諱弒并諱奔若譏護孫位而去如書詞大夫言奔以君奔之故不諱疏孫例日此不日有罪惡之也與文姜不日同慶父時者卑于夫人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出奔例日有罪不月與叔孫得臣得卒同

其曰出据內奔不言出前奔言如而已絕之也上言如爲辟此奔据周言出失天下如此絕之言出慶

父不復見矣据上言如于此再見者弒君賊不再見見者討之也此逐而殺之言出不言殺緩追逸賊言出而已不目言刺爲內諱也

冬齊高子來盟天子卿稱子高子何以亦稱齊世家桓公二子大國大夫視天子之卿疏十七年魯閔公

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慶父殺
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其曰來据前盟地洛姑喜之也据來接內時魯無君高子來盟立僖公言來喜之不言前定者時魯無君

也其曰高子据天子卿稱子齊高氏名例也貴之也貴者因其可貴而貴之天子三公爲伯齊爲二

伯其卿亦得同天子之卿故稱子于一見以明其貴餘
仍從內辭稱名氏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盟立僖

公也据魯無君也與暨盟納子糾同不言使何也据大國言使計以下乃不言使不以齊侯

使高子也公乃可以使子侯如天子卿子亦天子卿之稱以侯使子是品秩相同也春秋子者尊貴之稱與侯

相同不稱齊公故不可言使天子大夫稱字陳侯得
使女叔是二伯得使子不言使辟齊侯爵不稱公耳

十有二月狄入衛劉子云衛懿公有臣曰泓演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泓演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于楚丘不言懿公之死失道畧之也時文公嗣立不言滅為齊桓諱按衛侯一不志卒蔡侯二不志卒【疏】衛世家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衛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之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

鄭棄其師鄭者夷狄之棄民故有不君之辭

惡其長也長帥也謂高克也兼不反其衆鄭君惡高克使將兵久而不召師散而歸則是棄其師也劉子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忘其位之

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與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棄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懼旣已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疏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按此名家所祖也棄師大惡且非人情事理所無人所不受而惡長不恐其事至此不加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皆是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三終